

從山林天籟、遊湖娛樂到悲歌懷古— 西湖題詠詩在唐宋元時期發展的三個階段

侯 迺 慧 *

大 綱

- 壹、前 言
- 貳、地理與歷史的簡介
- 參、從聲音形象看西湖境質的演變
- 肆、遊賞形象的演變
- 伍、題詠情感的演變
- 陸、結 論

壹、前言

西湖為中國著名的山水勝景，不僅擁有奇峻幽絕的山群林澗、浩淼遼闊的湖水、花木扶疏如煙，而且樓臺亭閣錯落，景點繁多，是一座引人入勝的天然巨型公共園林。劉天華在《園林美學》中就說：「整個西湖及四周的群山本身就是一個大園林。」^(註1)而且在這巨區之中還有不計其數的個別私家園林、寺觀園林以及官設的園區，可謂園中有園。可見其可資遊賞的景點內容非常豐富，是一個典型的園林群區。

這座優美的園林群區並非在形成之初即受人注意與賞愛，是在中晚唐時白居易守杭州，創作了許多西湖的題詠作品才使其漸漸嶄露頭角的。而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西湖不但是東南第一勝景，而且也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勝遊的巔峰時代。根據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一西湖總敘》與明朱廷煥《增補武林舊事·卷三西湖遊幸、都人遊賞》所載：

六朝已前，史籍莫攷……逮於中唐而經理漸著。代宗時李泌刺史杭州……至紹興建都，生齒日富，湖山表裡點飾浸繁。離宮別墅、梵宇僊居、舞榭歌樓形碧輝列，豐媚極矣。

西湖巨麗，唐初未聞。

這裡說明西湖在六朝以前乃至初唐尚不受人們的注意，所以史料上也沒有詳細的記載與考察。可以想見到此來遊賞的人尚屬稀少，而人力的造設亦應不多。一直到中唐才漸漸地有所經營開發而聲名漸播，開始成為著名的景區。這主要還是因為山水之美的欣賞與關注要到六朝才逐漸受重視，而到唐代，雖然遊賞自然山水與園林的風氣已經流行，但與兩都長安洛陽相比，杭州是屬於偏遠的離心地帶，較少有留心山水之美又能大力營造的文人仕宦參與，而且奢侈享樂的生活形態亦尚未進入西湖。而整個唐代正有長安的曲江滿足著京城士女

的遊賞需求。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晚唐這段期間，西湖所在地的杭州已因為經濟的逐漸發展與人口的持續增加而成爲繁盛地區，中央政府全倚賴東甯地區的財賦，加以五代期間的戰火並未波及此地^(註2)，所以從五代到北宋，杭州已儼然成爲全國數一數二的大城市。在此背景下，西湖的遊賞活動迅速興盛活絡，整個環境品質也產生巨大變化。尤其南宋建都臨安，西湖成爲京城門外的近鄰，京城的繁華生活浸染西湖，於是使西湖成爲極爲炙熱熱鬧的名勝，成爲一般市民的行樂之地、著名的鎔金鍋兒。

這段時期可以說是西湖發展的重要階段，因爲除了上述經濟重心的轉移之外，南宋在政權與領土的轉變中將京城設在杭州（臨安），使西湖從偏遠的政治離心地區搖身一變成爲政權集中地的近郊。然而緊接的元代，京城易地。雖然整個中國經濟、文化仍然維持著以東南爲重心的局面，西湖已建立的盛名也未動搖；但由於政權的轉移、政治文化的變遷以及民族意識情感的因素，使得來到西湖的文人在心態上顯出很大的差異。這些巨大的變化不但使西湖的客觀造設與風貌產生改變，而且來到此地遊玩的人連帶所產生的遊賞形態與情感也起了很大的差異。這種種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一些遊賞西湖的題詠作品中，我們可以從這些作品中看出唐宋元之間西湖風貌的變遷、日漸聞名後遊賞形態的豐富化、政治因素對遊賞情意與題詠情感的重要影響、山水自然與人文政治之間的對應關係及其對士大夫心態產生的影響。本論文的重點即在藉由中晚唐經過北宋來到南宋以至元代這四個階段中西湖題詠作品的演變比較以展現出上述的題題與意義。

貳、地理與歷史的簡介

關於西湖的地理形勢與名稱，在清梁詩正等的《西湖志纂·卷一西湖全圖》與《西湖遊覽志·卷一西湖總敘》中各有一段記載：

西湖古稱明聖湖。在浙江會城之西。方廣三十里。受武林諸山之水，下有淵泉百道，潄而為湖，蓄潔淳深，圓瑩若鏡。中有孤山，傑峙水心。山之前為外湖，山後曰後湖。西互蘇隄，隄以內為裡湖。湖分為三……迨蘇軾則有臨安眉目之喻，至比之西子，遂稱西子湖。後樓鑰復因倪思之論，以西湖似賢者，更名賢者湖。明孫一元著高士服樓隱湖塢，明人復稱高士湖。又有以西湖比明月者，亦稱明月湖。擬議形容，篇什浩衍，皆不足殫西湖之勝。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谿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潄而為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介於錢唐也，又稱錢唐湖。以其輸委於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西湖諸山之脈皆宗天目。

從大的地理形勢而言，西湖所處的位置正當浙江與杭州城交會的西方，亦即就在杭州城的西面。其範圍約為周迴三十里，東面為杭州城與浙江入海處，北西兩面則是環山。這三面山統稱為武林山，為天目山的支脈，綿延甚廣遠。中間這一潭湖水主要是由三面環繞的武林山上的泉澗之水下流貫注而匯集成的。

而就西湖範圍內的地形而言，又可分為三個區域。湖水北邊有一座島嶼名曰孤山，將湖面分隔成南北兩區，南面為西湖的主要湖區，稱為外湖。孤山以北則稱為後湖。又在外湖的近西岸處有蘇軾築造的蘇隄，堤岸為南北走向，故將外湖分隔成東西兩個湖區，東面較大，即為外湖。西面較小，稱為裡湖。

至於西湖的名稱則非常多。有明聖湖、錢唐湖、上湖、西湖、西子湖、賢者湖、高士湖、明月湖等，不能殫記。這麼多的稱號，有的在顯示西湖的位置，有的記述一段神話傳說，但愈往後代就有愈多的比擬形容，多半在顯示西

湖的景致風韻之美以及它所引發的人文內含（包括浪漫的想像、人文的活動、賦與的情意品格等）。但最主要的是這麼多稱名正顯示西湖已成為衆多人們欣賞讚歎的對象了。

在西湖景色的發展演變方面，從資料上所顯現的情形大抵如下：

在唐代，西湖所展現的幾乎都是純樸自然的原貌。除了中間的湖水區之外，就是圍繞在北西南三面的群山。群山中有許多錯落的寺院，其中以孤山、靈隱與天竺等寺最為著名。此時人工的造設很少，除了白居易詩中所描寫的「護江堤白蹋晴沙……誰開湖寺西南路」（〈杭州春望〉四四三）（註3），「盡日湖亭臥……柳堤行不厭，沙軟絮霏霏」（〈湖亭晚歸〉四四三），以及他在孤山一帶所建的竹閣（有〈宿竹閣〉一詩）之外，很少再見有其他的建設。至於中心的湖水區則常有淤塞情形產生，李泌與白居易都曾經疏濬修井，使湖水得到澄淨並保持一定的面積。

到了北宋，疏濬湖區的工作仍然在進行，但是其中蘇軾則善加運用挖出的葑泥以築造成堤，使西湖湖面的景觀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蘇公堤 元祐中，東坡既奏開浚西湖，因以所積葑草築為長堤，起南迄北，橫截湖面，綿亙數里。夾道雜植花柳，中為六橋……（《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二山川·西湖》）

這座長堤不但將湖面又畫分為二，而且也為遊人開創了遊覽行走的新路線與新的視點、新的角度。而且長堤本身遍植花柳與六座橋亭等造設，使得長堤本身也成為甚為可觀的優美景區。這座蘇堤在後來便成為遊西湖的一個重要的項目。此外，在西馬群山與水灣間還有很多私人營造的園林，也為西湖增添了很多美景。（註4）

進入南宋，建都臨安（杭州）。由於從唐代開始，東甯人口的迅速增加，

到了南宋，臨安府（杭州）的戶口數已高居全國第一。大量外來人口使城內空曠處都興建了房屋，城內難以再容納時，就向城外迅速擴張，建築物大量增加。例如在北宋晚期蘇軾詩中的萬松嶺仍然林木繁盛，到南宋淳祐年間卻已滿山都是貴人的第宅了。（註 5）（萬松嶺在城西南緊臨西湖）而西湖就在京城西邊的牆外，不但因人口問題而出現大量私園，而且受到宴遊風氣的影響，更多的公共造設也迅速地出現。以官造的景色與建築為例：

- 小新堤 淳祐三年，趙安撫與籌築……夾岸植柳如蘇堤，路通靈竺，半堤作四面堂一、亭三，以憩遊人。（同上）
- 豐樂樓 樓據西湖之會，千峰連環，一碧萬頃……淳祐九年趙安撫與籌始撤新之。瑰麗宏特，高切雲漢，遂為西湖之壯。其旁花徑曲折，亭榭參差，與茲樓映帶。
- 湖山堂 咸淳三年，安撫洪燾買民地創建。棟宇雄傑，面勢端闕。
- 江湖偉觀 外江內湖，一覽在目。淳祐十年趙安撫與籌重建。廣廈危欄，顯敞虛曠。旁又為兩亭，可登山椒。

其他尚有三賢堂、先賢堂等諸多著名的官設公共園亭，此不復一一詳錄。這些造設使西湖增加非常多可觀的景點與休憩場所，而且其宏偉壯麗的結構裝設也使西湖的風光面貌產生侷人的變異：從原始純樸的自然山水變成充滿人工造設、富麗宏偉的園林。西湖可以賞玩的景區增多了，前來遊賞的人也將隨之增衆；前來的人增加了，欣賞遊玩的內容項目也會隨之變化多樣。如此一來，到西湖來的遊人將不只是靜賞湖光山色、享受大自然濡沐而已，更多的人文活動將隨之展開。

除了衆多的人工設施外，由於長久的聞名與被賞遊的經驗累積，南宋對於

西湖的美景已經歸納出一個審美的總結，著名的西湖十景已經確定。祝穆在《方輿勝覽·卷一臨安府》與吳自牧在《夢粱錄·卷十二西湖》中分別提出了西湖十景，其中只有順序上的差別，可見西湖十景的說法在南宋已經相當確定且普遍了。（註6）

進入元代，西湖不但沒有增設任何景觀景點，反而任其荒蕪。可遊觀之處大為減少。下引資料清楚地顯現這種衰敗現象：

論者皆以西湖為尤物破國，比之西施云。元懲宋轍，廢而不治，兼政無綱紀，任民規竊，遂為桑田。（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一西湖總敘》）

有元一代守令，治西湖者無人，湖遂廢而不治。故元史河渠志不及西湖。（清·梁詩正《西湖志纂·卷二西湖水利》）

輟翠蹄紅路欲蕪，湖葑山榛色漸陳。鼓樓傾榭最愁人，宴稀荒港泊空船（方回〈湧金門城望五首〉）

舊觀依稀百分一（方回〈杭正月十五夜用韻〉）（註7）

西湖既被元人視為亡國敗家的尤物，所以有元一代的西湖政策是「廢而不治」，以致景色不增反減。從「遂為桑田」與「湖葑山榛」可知，西湖整體的水面面積大減，而且淤塞污濁，山林也雜草榛木叢生。所以基本上可遊賞的區域也大為縮小。再從「路欲蕪」、「鼓樓傾榭」、「荒港空船」、「舊觀百分一」等描述可知，西湖細部的景觀也在迅速退化之中，呈現一派蕪敗荒涼的氣氛。

若再仔細比較，可以得知，在戰亂兵燹中遭到毀損的多半是緊臨湖區遊跡熱鬧的建築。方回在〈記正月二十五日西湖之遊十五首〉中，清楚地記列了被燒毀或傾壞的如豐樂樓、賈似道府園、容堂、江湖偉觀、三賢堂、集賢堂等，不是宋代宮造的著名且華麗的建築，就是權臣的園宅；至於留下來的如六一

泉、林和靖墓、葛嶺、竹閣、漁戶及寺觀等則多是在四圍群山偏寂之處，且屬自然名勝、修道場所或高隱名士的遺蹟。(註8)

因此，隱約可見元代西湖的荒蕪情況也連繫著政治、人為因素的取擇。這主要還是因為元人認為西湖是亡國敗家的不祥禍因。所以在戰亂破壞、故意荒廢的心態下，甚至出現「有人更欲湔西湖」(同上)的激進作風。在這種觀念之下，西湖的遽然荒敗便是背負政治責任、加上政治色彩的必然結果。

然而，時間會逐漸沖淡一些感受和想法。西湖的天然勝景終究是吸引人的，人們喜愛遊山玩水、休閒遊憩的本性與需求是不變的。所以，在元代進入中葉以後，當初西湖亡國的指責之聲已漸消失，人們也開始修治敗壞的景物。戴良〈泛西湖舟中作〉詩中描寫「雉堞見新築」(註9)，土竺輿福寺建造了新閣(註10)，湖山堂也經再修而得以保存(註11)。可知，西湖在元代的歷史發展中，正在逐漸修治恢復中。方回在八十歲時再來重遊西湖，所看到的已經又是「休兵三十有餘齡，鐵馬曾來似不曾」。既然看不出有戰火的痕跡，表示西湖又恢復南宋戰前的大致風貌，以致方回為此而稱揚元朝君臣：「保得西湖如此好，心知明哲遇良諷。」(註12)從元初的怪罪西湖、欲乾涸掉西湖的大加譴伐，到方回稱揚西湖復舊是佳政良績，這其間的變化實在太大。於此，不但看到西湖景觀的遞嬗情形，也看到一場戰火之後，歷史的循環規律在西湖身上得到實踐與印證。

從以上大略的論說中可以知道，從唐代到兩宋間，西湖的景物與景觀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不僅景色越來越豐富多樣，而且人文風貌也越加濃厚，使西湖的勝境更加引人入勝。但是元代的西湖卻在政治因素的影響下驟然衰敗老化。使西湖在迅速興盛的歷史發展中，兩宋成爲一個錐喻的巔峰，元初是一個深狹的谷底，而元末則是另一個漸昇的起點。

參、從聲音形象看西湖境質的演變

在唐、北宋、南宋與元代這四個階段的西湖題詠作品中，可以發現西湖的景色與境質也隨著時代的流嬗而在變動之中。這些變動一方面展現了造景的發展，一方面也展示了人文活動的發展，另一方面更展現了政治對人文活動的影響，三者交織形成了西湖的環境品質。

一、唐代

唐代的西湖題詠作品因為數量很少，所出現的意象較單純，所呈現的西湖形貌也比較樸素簡單。在聲音方面，顯得沖淡而荒寂。大自然的聲籟可聞見者如下：

林外猿聲連院磬（姚合〈送僧貞實歸杭州天竺〉四九六）

好是呼猿久（張祜〈題杭州靈隱寺〉五一—）

更憐童子呼猿去（徐夔〈游靈隱天竺二寺〉七〇九）

濤聲夜入伍員廟（白居易〈杭州春望〉四四三）

洞壑江聲遠（張祜〈題杭州天竺寺〉五一—）

虛聲萬籟分（張說〈贈趙侍御〉八六）（註¹³）

整個廣大的西湖區內常常迴盪著呼猿洞中傳來的猿猴啼叫聲。猿啼十分悲切哀婉，人們在不見其形影、只聞林外悲啼的情況之下，倍覺西湖的空曠荒涼、淒寂遼遠。有時規律的錢塘潮與溪壑聲伴隨著分明多樣的萬籟，這些自然的聲響清晰無礙地迴盪傳送在空中，沒有人文聲響的干擾遮蓋，沒有人間煙火氣息，不沾塵世的濁垢紛囂，是完全樸野原始、清虛寂靜的一片天地。

在這片荒寂的天地中，晨昏定時會傳送來寺宇的鐘磬聲：

殘陽鐘磬遠（姚合〈送僧棲真歸杭州天竺寺〉四九六）

嵐昏磬磬早（鄭巢〈題靈隱寺院公院〉五四〇）

鐘磬遙連樹（鄭巢〈宿天竺寺〉五四〇）

鐘聲在北林（張祜〈杭州孤山寺〉五一〇）

山鐘夜渡空江水（賈島〈早秋寄題天竺靈隱寺〉五七四）

鐘磬雖是人文創造出來的聲響，卻能完全地統一協調於這片荒寂幽靜的湖山之中，這有兩個原因：其一，鐘磬的音質來自於金石，金石原為大自然本有的物產，其撞擊出來的聲音自是自然的，能與天地萬籟和諧統一；其二，鐘磬於此是佛教修行儀軌中的節奏帶引訊號，含具的是人對生命超越與永生的追求、對宇宙的認識與相處、對平和寧靜的嚮往。這樣的聲音充滿著空靈寧靜感，與這幽寂的湖山境界相得益彰，愈顯西湖的超塵與寂寂。

在這樣一片深沉的幽寂中，偶而會傳出一些管絃樂聲，是來自鎮守此地官吏的遊賞活動：

管絃三數事（白居易〈早春西湖閒遊悵然與憶與微之同賞……〉四四六）

笙歌杯酒正歡娛（白居易〈湖上醉中代諸妓寄嚴郎中〉四四三）

排比管絃行翠袖（白居易〈湖上招客送春泛舟〉四四三）

社帳難聲唱管絃（白居易〈西湖留別〉四四六）

吹管曲傳花易失（李紳〈重別西湖〉四八二）

這裡傳出了歌樂的聲音，多半是像白居易、李紳一類的士大夫名人在此遊宴或餞行時所進行的歌舞音樂的表演娛樂。這種助興的歌樂傳送的是典型的人文聲

響，是塵俗入世的情音，使西湖浸染了許多煙火氣息與人文氣氛。但是此階段所出現的少數的歌樂聲音主要是管絃樂器演奏的管絃樂，還是比較具有清樂傾向的簡淡聲音。

總括中晚唐詩期西湖題詠所出現的聲音形象仍然以大自然的天籟為常態，使西湖充滿了荒寂幽靜的情境。而在晨昏固定傳送的寺院鐘磬則增添了湖山空靈深遠的境質。此外在一些文士的遊賞應酬活動中，偶而出現了管絃歌樂，為湖山帶來了清簫的人文聲響，略略地沾染了俗世的氣氛。

整體而言，這時的西湖是從荒寂幽靜中剛開始起步要走向熱鬧了。

二、北宋

進入北宋，因為西湖的聲名漸播，因為幾次的增築修濬，使西湖景色更加優美可賞；再因為宋代開始興盛的群體遊賞之風尚，使得西湖遊賞的機率大增，西湖因而開始變得熱鬧了。在聲音上面，自然的萬籟如猿啼、泉澗潺湲、錢塘潮音等仍舊依其規律在傳送幽深寂謐的氣氛。但在題詠作品中出現這種深寂天籟的，多半是在西湖周邊的山群壑澗之中，如：

跳波赴壑如奔雷（蘇軾〈靈隱前一首贈唐林夫〉）（註14）

林深無人鳥相呼（蘇軾〈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註15）

清猿幽鳥遙相叫（林逋〈湖山小隱〉全宋詩卷一〇六）

時聽山禽歌一曲（劉跂〈又泛西溪詩〉）（註16）

雲中雞犬聽難辨（釋道潛〈夏日龍井書事〉）（註17）

松風深夜起（郭祥正〈和楊公濟錢塘西湖百題·寶雲庵〉）（註18）

這些能夠對顯出幽寂深靜的天籟音響是在孤山、靈隱、龍井、西溪等圍繞西湖

周邊的深山幽谷中迴響的。它們與從唐代開始就不斷規律傳送的寺院的晨鐘暮鼓一樣，都為廣大的西湖地區營造了超塵的幽寂境質。即使是人文的聲響，像「往往鳴榔與橫笛」（林逋〈西湖〉同上）、「漁歌天外起」（郭祥正〈和楊公濟錢塘西湖百詠·白公竹閣〉）、「嶺下聽樵歌，歌聲雲外過」（同上·樵歌嶺）這樣迴盪在群山天外的漁樵歌聲，其不見形影、悠遠縹緲的特質也只會帶引人的神思遐想生起世外仙境的感受。因此，西湖周邊的聲音，自唐至宋，並沒有發生什麼大變化。

但是在中心地帶的湖水區就不同了。進入北宋，其聲音起了頗大的變化，首先是更為普遍頻繁的歌舞音樂，如：

滿船歌吹拂春灣（司馬光〈和景仁西湖泛舟〉）（註 19）

絃管聲來颺晚風（歐陽修〈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揆〉）（註 20）

扣舷倚棹唱吳歌（張耒〈西湖〉）（註 21）

長歌入雲去（蘇軾〈次韻劉景文登介亭〉）（註 22）

舞娥臨短岸（郭祥正〈和楊公濟錢塘西湖百詠·湖堂〉）（註 23）

在西湖湖區之上飄散著絃管歌吹之音，這些音樂多半是由泛遊的舟舫或岸邊堂榭上發送出來的。因為湖面廣闊空曠，周圍又為群山環抱，因此聲音容易反射迴響而擴散在廣泛的空間，所以在東南鳳凰山上的介亭中也可以聽到歌樂入雲。這種聲音雖然和中唐白居易所描述相同，但是唐宋之間仍然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其一，這種歌吹管絃的聲音在北宋是十分普見的。文同在〈和子山節使若遊西湖三絕正月晦日〉詩中說：「不將歌管酬佳景，擬奈翠漪堂上何。」顯示他們認為遊賞湖山佳景必須以歌樂加以酬答配合，否則靜坐湖堂似顯單調，這是他們遊湖的見解。因為有這樣的見解，所以他又在〈和子山春日雨中書事見寄〉詩中說：「青春已破六十日，正好共攜歌管遊。」（註 24）共攜樂隊遊

訪西湖春景是最好的探春之旅，「正好」二字顯示這種歌樂欣賞的娛樂是當時公認的最佳遊春節目之一。這和中晚唐時期僅見的白居易、李紳二例相較，是普遍而頻繁很多。

其二，唐宋雖然均在湖上出現歌舞音樂，但是音樂的聲響卻有頗大的差別，如：

畫橈歌鼓聒清眠（蘇軾〈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遊西湖〉）（註 25）

寺外湖船沸簫鼓（毛滂〈題雷峰塔南山小景〉）（註 26）

歌逐禮板換新聲（歐陽修〈答送判呂太博〉）（註 27）

當呼玉潤手，一洗羯鼙昏。（蘇軾〈見和西湖月下聽琴〉）（註 28）

這裡的歌樂不僅是管絃樂音，還多件奏以鼓板等節奏性強的樂器，尤其是胡地傳來的羯鼙，這樣的音樂比較熱情活潑，動感十足，與白居易所用的管絃，在情調上有很大的差別。蘇東坡說他喜歡在月下聽琴，琴樂是沖淡清疏的，且多模擬自然天籟（如流水），所以可以洗滌平常遊湖時聽賞羯鼙的紛鬧昏亂。由「一洗羯鼙昏」的句意可以知道，當時遊湖者多有聆賞熱情活潑的音樂歌舞的習慣，在大家唱得聽得昏天暗地的時候，蘇軾才會想要一洗這種繁雜躍動的聲音和情緒。

除了熱鬧的音樂聲之外，北宋時期的西湖還出現言談戲謔的嘈雜聲：

醉後劇談猶激烈（蘇軾〈陪歐陽公燕西湖〉）（註 29）

上客縱談髣髴白（范純仁〈和王樂道西湖席上〉）（註 30）

劇談要使君頰脫，大笑從教坐客曠。（釋覺範〈至西湖招廓然遊春〉）（註 31）

嘲謔不覺夕（梅堯臣〈同諸韓及孫曼叔晚游西湖〉）（註 32）

樓前晝日聞歌笑，不啻秋風卷怒濤。（蔡襄〈四月清明西湖〉）

（註 33）

在遊賞的宴席或行坐之中，往往有同行友僚之間的談話，其內容或為清談，或為辯論，或為抬槓，或為玩笑戲謔。由於場合與聚會的性質均為非正式的遊樂，大家的心情比較輕鬆自在，交談時的表現就比較縱情忘我。所以這裡看到的是激烈的劇談，有的慷慨激昂得白鬚奮揚，有的逗趣，立意要使人大笑脫頤，這期間所發出的聲音必是高亢的、爆發性強的，甚至是拍案頓足齊至。所以空氣中迴盪的是熱鬧興奮的氣象。而從「嘲謔不覺夕」和「晝日聞歌笑」的描寫可以知道，這種熱鬧興奮的聲音是持續整日的。而且蔡襄用「秋風卷怒濤」來比喻，顯示這種熱鬧興奮的聲音就像怒濤般轟轟然排山倒海地襲捲著整個西湖。

因此，從聲音形象來看，從中晚唐到北宋，周圍群山間依然保持著幽寂深靜的山林氣氛，但是中心的湖區卻由清寧平和演變成熱情活潑、喧騰奮揚的場面。人文的聲響愈來愈擴顯且愈多樣化，這也意味著人文的涉入愈來愈多。

三、南宋

進入南宋，這種喧鬧的聲音現象愈趨強烈。首先，在周邊的群山中仍舊保有自然天籟，但是並不頻見，尤其猿啼的聲音很少被提及。這顯示西湖在中晚唐時期的荒寂感已不明顯，已很少被人感受到了。而在中心湖區則更加喧騰熱鬧，歌樂之聲仍然遍響湖區：

笙歌不斷往來船（于石〈西湖〉）（註 34）

笙歌長送畫船歸（董嗣杲〈西湖百詠·依光堂〉）

玉簫吹沸玻璃國（陳杰〈泛西湖〉）（註 35）

隔舟多妓女，歌逐片雲飛。（張侃〈游西湖李氏園池〉）（註 36）

酒邊歌拍穿花外，船上簫聲落水間。（柴望〈西湖〉）（註 37）

鎮日有不間斷的笙歌，直到落日船歸。這樣的歌舞樂音可以穿越花叢林木，悠揚逐雲，其影響的空間範疇甚大。而且這些歌女樂隊多是在遊船畫舫上表演，其歌樂之聲可以隨船划行各處，許多船隻彼此穿梭迴響，使得整個西湖上空盡是錯綜的音樂歌聲，所以陳杰用一個「沸」字，而趙堅也說「竟日歌聲沸」（〈追詠西湖行樂寄傅清叔〉）（註 38），頗能模寫出西湖聲音鼎沸驚人之勢。就中尤以鼓聲最是撼攝心耳：

歌鼓喧天保歲豐（朱翌〈陪董令升西湖閱競渡〉）（註 39）

寒食人家畫鼓樞，踏歌聲裡月生華。（周紫芝〈西湖春事〉）（註 40）

四時簫鼓夕陽船（董嗣杲〈西湖百詠·環碧園〉）

戲鼓纔停，漁榔乍歇（陳允平〈南屏晚鐘·齊天樂〉）（註 41）

鑿鑿鼓聲鞠場邊（陸游〈西湖春遊〉）（註 42）

鼓聲不但節奏強，而且傳聲廣遠，配合著節奏明顯輕快的踏歌，其聲音十分響人、快人，使西湖籠罩在一片喧嘈的聲音世界中。此外，球場邊傳出的鑿鑿鼓聲並非歌樂，而是球賽的加油助陣之聲。至於陳允平所寫的到黃昏才會停歇的鼓聲則是百戲活動所發出的，其種類與形態則更多樣。這種喝采助陣的鼓聲較諸歌樂更為激烈奮揚，而且還夾雜著觀眾的歡呼，其鼎沸喧騰之狀已達極點。

因為太過喧騰，所以南宋時的西湖境質也曾引起一些人的批評。韓元吉〈西湖絕句戲題〉詩說：「誰憐九里松間路，猶有人間市井喧。」（註 43）連

周邊的九里松一帶也都沒染了市井的喧鬧，可知其聲響傳送之遠。而汪莘〈夏月西湖聞笛〉詩也嘲諷道：「急管繁弦樽俎間，何人靜眼對湖山。」（註44）他並且認為這些聽賞的人都是「朝市人」，不想與之同在，而要「待他朝市人歸後，獨泛扁舟吹玉簫。」以此偷得片刻寧靜。由此可知，南宋的西湖已經變成一個十足世俗化、與市井無異的熱鬧之地。

四、元代

然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南宋滅亡時，幾個遺民在西湖所題詠的作品中，卻又出現截然不同的聲響：

月下三聲苦（釋文〈飛來峰猿〉）（註45）

往事泣寒猿（林景熙〈拜岳王墓〉）（註46）

斷猿三竺曉（林景熙〈西湖〉）（註47）

山空月白玄猿啼（連文鳳〈重遊天竺〉）（註48）

南北高峰叫杜鵑（王鑑〈西湖〉）（註49）

亂離多殺戮，水畔幾人啼。（汪元量〈杭州雜詩和林石田〉）（註50）

南宋時期的題詠作品中很稀少的猿啼聲，在這裡又頗為頻見，而且強調其聲之苦、寒、泣、驚、啼，讓人聽來深感其哀淒悲傷。此外，還有以泣而著名的杜鵑啼叫，甚至是戰亂之後的啼哭之聲，此中所含帶的骨肉離散、無家可歸等等複雜的情感，使得整個西湖充滿了傷悲淒楚的氣氛。

進入元代之後的西湖，最初整體給人的感覺是頓入寂靜沈默之中，所以其早期的題詠作品中就出現以下這種情形：

畫船無復沸笙歌（張觀光〈西湖行春〉）（註51）

空餘歌舞地，詎聞簫管聲（戴良〈泛西湖舟中作〉）（註 52）

誤造西湖寂寞濱（方回〈寓杭久無詩長至後偶賦懷歸……〉）（註 53）

亭臺寂寂無人到（張觀光〈錢府舊園〉）（註 54）

如今寂寞東風裡，把酒無言對夕暉（趙孟頫〈紀舊遊〉）（註 55）

南宋時期笙歌鼎沸的聲音已消失，連較為清簡的管絃樂音也變得稀少。甚或至此遊坐的人也在感慨萬千中沈默無言——也就是連遊人說話對談的聲音也頗稀少了。整個西湖只能感受一片靜默寂寥。雖然我們知道，西湖的自然景物、湖光山色依然優美，遊人仍是有的，因此事實上自然天籟和人文聲音還是有的，只是與此前南宋的蕩瀾與歡樂相比較，頓時的變化會讓人產生強烈的落寞感，而覺得西湖是一片寂靜沈默了。可是客觀靜聽，此時西湖人文聲音仍然飄盪迴響在湖面之上，如：

商歌起樵牧，清梵來瞿曇（貢性之〈西湖燕集分韻得南字〉）（註 56）

漁歌豈說遊人耳，莫雨偏傷倦客心（釋善住〈過西湖〉）（註 57）

最是西湖歌舞地，數聲漁笛散鳧鷗（丁鶴年〈錢塘懷古〉）（註 58）

樓台影落空明外，鐘磬聲來紫翠中（任士林〈湖山堂〉）（註 59）

花穠月豔今如夢，臥聽長橋笛夜吹（方回〈湧金門城望〉）（註 60）

曾經是歌舞樂音充耳的西湖，如今聽到的人文樂音是樵牧漁歌一類沒有繁絃急管的伴奏、極其質樸簡淡的清麗之音，或是寺院的鐘磬梵音等令人覺得平靜的聲音，呈顯出悠遠縹緲、絕塵超世的清境。有時靜夜飄傳的幾聲笛音，則為西湖添染了無限蒼涼悲淒的氣氛。這些人文的聲音都不是愉悅人心的娛樂之聲，都一致地增加了西湖清寂離世的色彩。而事實上，樵牧漁梵之音的迴盪，也有幾分嘲諷反省的意味，在廣大的湖山景色中，那些歌舞享樂、百戲喧譁終究經

不起時間沖汰與歷史考驗；而那些遠離繁華權勢、淡然生活的漁笛樵歌沒有大起大落，沒有得失興衰，才是和大自然天籟一樣耐久持恆的生命形態。西湖的自然美景部分也是如此。

然而在戰火陰影逐漸遠去、塗炭印象逐漸淡化之後，人們對西湖美景的喜愛又日漸恢復，遊賞活動在日益頻繁中，附加的歌舞娛樂又在西湖活絡起來，如：

月滿六橋歌舞散，柳陰深處有書聲（盧琦〈陸德陽杭州新居〉）
（註 61）

畫船載酒西湖上，一日笙歌幾萬錢（貢師泰〈贈錢塘琴士〉）
（註 62）

蛺蝶影隨羅扇動，琵琶聲逐畫舫回（陳基〈分省諸公邀集西湖〉）
（註 63）

歌引行雲來綺席，舞翻迴雪下春波（張昱〈湖上漫興〉）（註 64）

態妝緩歌全縷衣，舞腰學得雁兒飛（梁寅〈西湖歌五首〉其三）
（註 65）

在這些元末詩人筆下的西湖又恢復往日生氣，湖上到處飄送著笙歌樂音。可以想見在歌舞樂音之中應還夾雜著鳴采應和之聲、遊客談笑之聲、車馬行走等不同的聲響。甚至於「湖西日落月東出，歌舞留人且莫歸」（梁寅·同上），在夜幕來臨時，歌舞樂音持續不絕，以致於有人要讚歎道「竟日歌鐘樂未回」（張昱〈湖山堂宴贈天使還京〉）（註 66）。這是整日不曾間斷的表演娛樂，也使西湖整日不斷地迴盪著樂音。可以說西湖的聲音環境又在熱鬧喧譁之中彰顯著人文的氣息與力量。於是元末又回復到南宋時期以西湖的繁華熱鬧做為太平盛世的表徵，胡助在〈湖山堂〉詩中讚道：「水雲陰裡笙歌起，多少遊人醉

太平。」(註 67)而張昱在八十歲重遊西湖，見到「畫船處處歌春雪」時，便又忍不住地稱揚這是「明首遇良弦」(註 68)的結果。

從四階段的西湖題詠作品中，我們看到西湖聲音形象的轉變，其中所展現的意義是：隨著西湖景色的增設修造，其愈漸豐富的湖山風光使其逐漸成為風景名勝與遊宴盛地，使西湖由一片幽靜荒寂的山林變成市井喧騰的塵俗之地。然而一場戰火使西湖從喧鬧驟然頓入寂靜落寞之中，在歷史的逐漸發展後，西湖在記憶模糊中又回復其過去的熱鬧情境。

從西湖聲音境質的演變來看，可見元末又一步一步地踏上南宋的後塵，在一片歌舞昇平中陶醉於太平盛世的愉悅與榮耀。但是整體比較起來，南宋時期在西湖最為喧騰的百戲表演與遊戲競技的聲浪，在元末的題詠作品及其他資料中確已不復可見。所以元末雖然重現南宋的歌舞熱鬧與太平氣象，但是整個西湖的發展，到目前為止仍以南宋為一個歷史的巔峰。

肆、遊賞形象的演變

在中晚唐才開始為人知曉、注意的西湖，其被認識和欣賞的重點也有階段性的改變歷程。也就是說，人們到西湖來遊覽的目的、形態也有其歷史演變。

一、唐代

中晚唐時期有關西湖的詩作中，以筆者從《全唐詩》採錄所得的四十首左右的題詠來看，其中有九首是描寫在中心湖水區遊賞的情景，有二十六首是參訪周邊寺院的作品，有五首是總寫杭州武林一帶的大西湖地區或詠個別物項。遊寺院者約為遊泛湖濱者的三倍，而且九首遊湖詩中就有七首是白居易的作品。由此可知，中晚唐時期的西湖遊賞活動主要還是以參訪寺院與僧師為主。

而在遊訪寺院時，其所關注的焦點之一是對湖山景色的欣賞，如：

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張祜〈杭州孤山寺〉五—〇）

空濛連北岸，巖蹙入東軒。（白居易〈孤山寺遇雨〉四四三）

翠巖幽谷高低寺，十里松風碧嶂連。（李紳〈杭州天竺靈隱二寺
頃歲亦布衣一遊……〉四八一）

遠巖喬木夏藏寒，床下雲溪枕上看。（方干〈題寶林寺禪者壁〉
六五三）

石和雲霧蓮花氣，月過樓臺桂子清。（徐夔〈游靈隱天竺二寺〉
七〇九）

因為這些寺院均坐落於西湖周邊的群山之間，可以俯看湖區景色，也可以眺望其他兩面的群山，並且近賞寺邊的泉澗林木等，其景色優美豐富，具幽深寧謐之美、清涼沁人之質，是參訪者身心曠舒的饗宴。這應是吸引文士願意登舟涉水來此一遊的主要原因。

可以看出這一類遊賞的活動，追求的是清靜幽寂的山林趣味與超塵離俗的心靈休養，因此其形態必是純簡樸素的。沒有龐大的歌樂隊伍，沒有群朋僚屬跟隨，沒有豐盛的酒食宴飲，只是靜靜地坐看或行遊而已。因此心靈可以得到洗滌澆汰與休養滋潤。

而這樣的遊賞形象基本上也是與寺院吸引遊客的意旨相符——可以引導遊客去思索或反省生命問題進而契入佛理，所以有時候也會有與僧師討論的機會，如陳陶〈宿天竺寺〉詩有「吾僧示我高禪心」（七四六）的受教經驗，而白居易〈天竺寺送堅上人歸廬山〉詩則有所領悟地說：「與師俱是夢，夢裡暫相逢。」（四四六）可見這種訪遊寺院對於佛理人生會頗有啓示，是可以深入遊者心靈的遊賞活動。

至於少數的湖區遊賞，則有白居易三首宴飲泛舟的作品，其餘則或寫景或

抒情，並沒有形成一種流行或頻見的形象。由此可知，中晚唐遊賞西湖的活動以遊訪寺院為主，而其形態為以沉靜的心靈去品賞並契應湖山景色，是十分樸素簡單又深富情味的遊賞活動。

二、北宋

進入北宋，到西湖遊賞的活動主要集中在中心湖區，遊賞形象也改為宴集或泛舟的形式為多。在宴集方面如：

宋祁有〈答張學士西湖即席〉詩（註69）

范仲淹有〈西湖筵上贈胡侍郎〉詩（註70）

蘇頌有〈次韻奉酬簽判呂殿丞燕集西湖〉詩（註71）

蘇軾有〈陪歐陽公燕西湖〉詩（註72）

陸佃有〈宴西湖用前韻呈諸公〉詩（註73）

這種宴遊的方式多半是邀引朋友僚從同往，大家一路談笑行遊，邊賞風光邊談話，而後在某個固定的地點擺設宴席，大家同坐喝酒，欣賞歌舞，吟詩賡續，玩樂與應酬的成分很重，而欣賞湖光山色的意思已減少很多。為了提供這種宴集的需要，除了沿湖築造的亭榭酒樓之外，也往往搭設有活動性的張棚，如文同〈和子山春日雨中書事見寄〉詩中描述說：「南薰彩棚映綠樹，西湖畫舫臨清流。」（註74）足見西湖宴集的普及性。由此也可以了解北宋西湖的熱鬧境質其實是與當時的遊賞形態有密切關係的。

另外一個常見的形象是泛舟而遊，如：

司馬光有〈和景仁西湖泛舟〉詩（註75）

劉敞有〈泛舟西湖〉詩（註76）

歐陽修有〈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揆〉詩(註77)

蘇軾有〈夜泛西湖五絕〉詩(註78)

黃裳有〈泛舟錢塘西湖〉詩(註79)

泛舟遊湖的賞景意味比較濃，而且其悠遊舒緩的步調比較能達到閒逸從容、細加品賞的效果。所以林逋有〈秋日西湖閒泛〉詩(全宋詩卷一〇五)，就用一個「閒」字標於詩題以展現其閒賞超然的情趣。又因為泛舟可以直接穿越湖面直達某目的地，不必繞岸曲折而行，在時間體力上較為經濟。再因坐船可以隨處停息宿眠，欣賞湖月夜色，所以在宋代就成為十分重要的遊賞形式。泛遊的同時可以進行各種娛樂，可以「滿船歌吹」，可以「船頭研鮮繼縷縷，船尾吹玉香浮浮」(蘇軾〈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註80)。這就使泛舟遊湖變得十分多采多姿。

此外北宋已經出現一些嬉戲性質的遊賞形態，如蔡襄在三首詩中分別描述的：

滿潭鈺鼓競飛舟(〈寒食西湖〉)

畫船爭勝飛江鷁(〈四月清明西湖〉)

人隨百戲波翻海(〈十日西湖晚歸〉)(註81)

因為大部分的人已經習慣以泛舟的形式來遊賞西湖，湖上常有眾多的船隻，蘇軾有所謂「鳥榜紅舷早滿湖」(〈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的詩句，(註82)可見其船隻之多且式樣色彩之豐富。眾多的船隻便發展出競賽爭勝的遊戲，還有鈺鼓加油之聲助陣，這使西湖變成一個大型的嬉戲競賽場。另外還有百戲的表演活動，多樣的百戲內容令人眼花，而精湛驚險的特技也博得起伏的喝采，所以整個西湖如潮波浪般熱鬧滾滾。但是這種描寫在北宋僅

見三條，大約這種嬉戲和百戲表演的活動在北宋還是個初發展的階段而已。

三、南宋

到了南宋，建都杭州，不但如劉子健先生所說的：「南宋是退守到最強的經濟基地上。」（註 83）而且如全漢昇先生所論大批的官僚文士富商將北宋東京的都市文明都帶到杭州來，使杭州在飲食、娛樂……等方面都有很明顯的繁榮化、精緻化。（註 84）這些城市文明所重的娛樂享受很快的感染到了旁邊的西湖。首先，他們盛行在春天競相出遊，使西湖成爲駢集雜遝之地：

往來冠蓋競駢闐（王之道〈次韻畢少董游西湖〉）（註 85）

只今春色滿皇州，料得西湖已縱游。出郭競聯城下騎……（袁說友〈春日懷錢塘西湖〉）（註 86）

戶戶游春不放春，只愁春去不愁貧。今朝道是游人少，處處園亭處處人。（楊萬里〈寒食雨中同舍人約遊天竺……〉）（註 87）

官亭飛蓋春相接（董嗣杲〈西湖百詠·蘇公堤〉）

遙追飛蓋歸（趙孟堅〈乙未春初解潛幕兼職訪秋壑西湖探韻得柳字〉）（註 88）

春天一來，京城的士女便爭先縱遊，通往西湖的路上塞滿了車馬，像是一股洶湧的浪潮，直奔西湖。大家只怕略略錯失了春光，而不在意巨額的花費。楊萬里在寒食節來此，雖是雨天陰綿，遊人比平常少了許多，卻仍然是每個園林都充滿遊人，可見天晴或平時是怎樣的一片擁擠景象。這麼衆多的群衆來到西湖，除了繼承北宋的遊賞風習，進行宴集與泛舟的活動外，嬉戲遊樂性質的活動大大增加。首先是熱鬧的船賽，所謂「馳波鬥艦疾輕鴻，歌鼓喧天保歲豐。」（朱翌〈陪董令升西湖閱競渡〉）（註 89）這種船賽遊戲在西湖引起相當熱烈

的回響，賽者與觀者均喧笑激動，以致於後來還發生無法控制的悲劇場面。高斯得有詩題為〈西湖競渡遊人有蹂踐之厄〉，內容描述二月春日：

行都士女出如雲，騷騷塞路車聯轄。龍舟競渡數千艘，紅旗綠棹紛相戛……喚船催入裡湖來，金錢百萬標竿揭。傾湖全至人相登，萬眾崩騰遭踏殺。府門一旦屍如山，生者呻吟肱脾折……。

(註 90)

湖中競賽的龍舟有數千艘，觀看的人如雲，又因獎金優渥（百萬），所以競爭激烈，也引起觀者的激動加油。擁擠又激奮的人潮終於無法控制而相互踐踏，情勢一發不可收拾，終於死屍如山，傷折不計。這樣驚人的事件，除了反映南宋西湖縱遊行樂的沸騰現象，也反映南宋西湖已盡失其湖山幽靜本色。

其次，琳琅滿目的百戲與買賣活動也是十分驚人的：

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於果蔬、羹酒、鬪撲……謂之塗中土宜。又有珠翠……等物，無不羅列。至於吹彈、舞拍、雜劇、雜扮……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周密《武林舊事·卷三西湖遊幸》）

尋芳討勝，極意縱遊。隨處各有買賣趕趁等人，野果山花，別有幽趣。蓋輦下驕民，無日不在春風歌舞中，而游手末技為尤盛也。（同上·祭掃）

鞞鞞鼓聲鞠場邊，鞞鞞一蹴如登仙。（陸游〈西湖春游〉）

(註 91)

西湖商賈區，山營多市人。（陸游〈夜泛西湖示桑甥世昌〉）

(註 92)

湖上變朝市（林景熙〈葛嶺——宋度宗賜賈似道第於西湖葛嶺〉）

（註 93）

據此看來，西湖不但是個百戲的表演場所（宋朝在西湖內即設有瓦子勾欄，專供路岐人做固定的表演）（註 94），也是貨色多樣的買賣市集，更也是進行各種遊戲的大型遊樂場。所以陸游與林景熙都筆帶嘲諷地說西湖已變成新朝市了。這種遊樂形態使西湖成為奢靡行樂的所在：

駿馬黃金勒，長身紫綺裘。愛花論擔買，嗜酒滿船浮。（高翥
〈憶西湖〉）（註 95）

城中士女，豔妝濃飾，金翠琛瑤，接踵連肩。（周密《武林舊
事·卷三清明》）

銅鋪珠箔錦為茵，玉簫金管歌邊雲。（陳杰〈重過西湖感事〉）
（註 96）

畫舫誰家窈窕娘，半額鵝黃時樣粧。（吳龍翰〈西湖曲〉）
（註 97）

鶯花簫鼓綺羅叢，人在熙和境界中。（董嗣杲〈西湖百詠·豐樂
樓〉）

遊賞西湖的重點應該在山水風光，可是此處卻看到遊人本身濃粧豔飾，穿著綺羅，配帶金翠，乘馳駿馬，銅鋪珠箔，錦褥為茵，使西湖頓現彩麗耀眼的面貌。而且在遊玩的過程中，喜愛的花就論擔買，嗜酒就載滿船，這完全是一種縱樂遊玩的心態，為了愉悅心情、為了盡情享樂而揮霍無度的行爲。胡仲弓〈春日過西湖〉詩就說：「筒裡萬般俱索價，惟餘風月不論錢。」（註 98）可見西湖遊樂到處都需要花錢消費。而且這種縱樂奢靡之風也影響貧窮之家。吳自牧《夢溪錄·卷一》記載二月八日的西湖：「至如貧者亦解質借貸，帶妻

挾子，竟日嬉遊，不醉不歸。」顯現出西湖的縱遊是普行於各種階層，是當時相當頻繁而平常的現象。所以斯波義信在〈長江下游的市場發展與都市化〉一文中論及商業景氣與都市繁榮對一般文化環境發生顯著影響時，就提到各式各樣的娛樂和城市生活方式甚至於也滲透到農民身上，使農民也學到了浮華。（註99）這在西湖的遊樂中得到了典型的印證。為此，西湖在當時就得到「銷金鍋兒」的封號：

西湖天下景……皆華麗雅翫，誇奇競好。而都人凡締姻賽社、會親送葬、經會獻神、仕宦恩賞之經營、禁省臺府之囑託，貴瑤要地，大費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癡兒騃子密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有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為過也。（周密《武林舊事·卷三西湖遊幸》）

這裡說明西湖正是奢靡享樂的所在，而至此地來「銷金」的人各色各樣；至此來「銷金」的事由則千奇百態，幾乎是有聚會就到西湖來消費。而劉過在〈西湖次弟潤之韻〉詩更稱歎道：「天堂從此去」（註100）。凡此種種都說明了南宋的西湖因為是京城所在的近郊名勝，流風所及，其遊賞形態已展現成縱遊享樂、奢靡競富的粗俗形象，西湖也由名山秀水變成污穢雜亂的市集。

四、元代

到了元代，由於戰亂剛過，烽火洗劫以及人們加諸西湖亡國的責任，使西湖成為眾人指責的禍首而有意將其乾涸封湖。因此不但到此遊玩的人人為減少，而且西湖景色也大不如前。其人文景物的破壞已如第二節所述，至於自然景致也有很大的改變，如：

某丘某水記兒時，陳跡迷茫問不知。觀裡看花空有菜，山南種豆落為萁。（陸文圭〈入杭懷古呈史藥房〉）（註101）

垂老重來舊相識，春風只有野桃花。（戴表元〈入杭〉）（註102）

只為近年荒廢久，花無容色竹無慘。（王惲〈西湖〉）（註103）

欲買畫船尋舊約，荒煙野水浩漫漫。（丁鶴年〈重到西湖〉）
（註104）

回首湖山舊遊處，一湖流水半荒煙。（沈夢麟〈題西湖景〉）
（註105）

自然景觀中比較容易快速復原的花木已不復南宋時的燦爛盛密，而且根本是任其自生自滅、枯萎槁死。所以平常賞花的地方變成菜圃，迎著東風搖曳的是野生雜亂的花竹，細部景物如此，大體的景色也一樣。葑田的增加使湖水面積減少，湖水漸濁，放眼所見是「荒煙野水」，以致於有人重遊時對於某些陳跡已迷茫不識，連當地人也不清楚。所以西湖荒敗不只是人文建築的「瓊臺瑤砌不復見」（陳孚〈葛嶺行〉）（註106）而已，而是整體景觀的蕭索變色。

在這種情況之下，吸引遊客前來賞玩的條件已大大削減，因此，西湖的遊賞活動便驟然大量減少：

盡道西湖久寂寥，紅欄千落但空橋。（方回〈三月三日西湖第三橋〉）（註107）

風雨小樓清夢遠，山河古道幾人行。（陸文圭〈送魏華歸杭州得行字〉）（註108）

三月煙花非舊遊……春風麥秀使人愁。（趙孟頫〈錢唐懷古〉）
（註109）

玲瓏宮殿嘶戎馬，寂寞樓船掩翠娥。（劉仁本〈陪丞相宴西湖〉）
（註110）

紅粉畫船今寂寞，斷橋流水自縈迴（謝應芳〈兵後到杭……〉）

（註 111）

橋面是空蕩蕩的，道路上的行人寥寥可數，連三月煙花時節也不見舊日遊蹤。遊人減少，連帶使昔日畫舫樓船中歌舞為生的紅粉翠娥失去很多表演賺錢的機會，只能靜默地掩簾而無所聊賴。人是寂寞的，湖山是寂寥的，只令人徒興麥秀之歎。這是元初在戰火之後西湖遊賞活動失落的景象。在笙歌宴集的遊賞形態驟減的寂寞中，少見廣大民衆士女的爭相遊宴，卻可見有心人真正「遊山玩水」式的行跡：

幸有孤山梅竹在，杖藜徐步作幽尋。（釋善住〈過西湖〉）

（註 112）

散步蘇堤消永日……卻喚烏舟湖裡歸。（胡勳〈湖上〉）

（註 113）

湧金門外步陽春，舊日軒窗盡劫塵。（沈夢麟〈湧金門即事〉）

（註 114）

觸目錢塘昨夢非，行春載酒憶當時。（張觀光〈遊西湖次毛玉田韻〉）（註 115）

小艇沂深碧，悠悠返照間。（釋善住〈過西湖〉）（註 116）

散步的方式不似乘坐畫舫那樣只是請艇點水地瀏覽風光，把注意力放在歌舞表演娛樂上面；而是慢慢移動視點、視野，可以細細觀覽山水，可以細細品味風光，同時也往往對景物與人事的變化有所感懷。他們即使以水路的方式遊覽，也少見畫舫行蹤，而多以小艇、扁舟獨自泛游在深柳曲澳之間。他們心領神會的是西湖的自然美景、湖光山色或悠久古蹟。所以此期的遊賞形態已少見此前的眾人約集應酬、以人與人的對應交流為主體、以湖山為模糊背景的方式。

此外，此期的西湖題詠作品中出現一個現象，那就是遊蹤以湖水周邊的山林為主，例如冷泉亭、林和靖墓、天竺、斷橋、靈隱寺等（註 117）。這一類山林中的名勝古蹟，均有其悠遠的歷史和著名的典故，具有恆久引人憑弔緬懷的深永本質內含，既不會因太平盛世而沾染世俗囂鬧，也不會因戰火兵亂的波及而消沒失色。像是智者定定地俯看西湖浮沈於繁華荒敗之間。所以當元初西湖在一片荒索寂寞中時，文人們不但因為「西湖廢撤無多景，靈隱莊嚴有勝幽」（三惲〈飛來峰〉）（註 118），更因「冷泉如我心」（方世〈冷泉亭〉）（註 119），可以「盡滌平生塵垢心……好和滄浪濯足吟」（王義山〈西湖即席和冷泉亭韻〉）（註 120）而前來。可知這些古蹟的本質契近於文人的追求，故而可以超越戰火時局而持續有遊蹤及之。這是元初西湖遊賞較常見的訪古、尋幽的形態。

不論是獨自散步徐行，或小艇泛深，或尋幽訪古形態，元初的西湖遊賞所呈現的精神是人文應酬的退出，又回復人與自然直接交流對應的遊賞本質。進入中晚期的元代，西湖在亡國戰火陰影遠離後，又逐漸恢復其熱鬧清境，遊賞的形態也又出現南宋常見的宴集，如：

移庖窮賞眺，畫舫凌漪漫……盛世不易逢，迅晷如跳丸。（周伯琦〈還至錢塘浙省開宴湖山堂……〉）（註 121）

美人具清譙，畫舫如雲龕。（貢性之〈西湖燕集分韻得南字〉）（註 122）

湖上相逢宴屢開，紫薇花下約同來。（陳基〈分省諸公邀集西湖〉）（註 123）

畫旗風裡繡筵開，竟日歌鐘樂未回。（張昱〈湖山堂宴贈天使還京〉）（註 124）

南官北使須到此，江南西湖天下無。（楊維禎〈西湖竹枝歌〉）

（註 125）

楊維禎說得很清楚，南方的官員及北方來的使者都會到這盛名遠播的西湖來遊玩一番。既然是官使，就難免有迎送或邀約的宴集方式，即使是各自遊賞而不經意相逢，也是屢屢擺開宴席。這裡我們看到各種應酬場面又在西湖頻繁地出現。宴集的筵間總伴隨以歌舞表演助興，上引周伯琦詩中有楚腰越娥，賁性之詩中有美人，陳基詩中有羅扇琵琶，張昱詩中有歌鐘羅袖。這些以娛樂表演為主的歌女打扮得非常嬌豔，她們穿梭在西湖四處時，只見「美人玉釵燕翻翻，白日照耀黃金蟬。柳絲綠繞雲鬢舞，荷花紅如齒襦鮮」（梁寅〈西湖歌五首〉其一）（註 126）。光豔照人的容飾使西湖的自然景物也為之失色。娛樂生意景氣的復甦使得湖面上的畫船又忙碌地行駛，也使得遊賞焦點又從山水收回到人身上。

除了官使應酬之外，廣大的群眾也又再出遊了：

簪花騎馬多遊女（方向〈乙巳三月十五日監察御史……〉）

（註 127）

人來人往如趨市（張昱〈湖上漫興〉）（註 128）

長堤車馬如流水（梁寅〈西湖歌五首〉其二）（註 129）

人來人往，車馬流水，眾多的遊女簪花戴紅“趨”奔至此，加上湖面穿梭密集的畫舫，使西湖又成為市集般熱鬧混亂。在萬紫千紅的鑽動中，西湖又被妝扮成一個濃妝豔抹、活潑俏麗的俗世女子。除了熱絡的百戲買賣活動之外，表至上看來，元末的遊賞形態似乎又恢復了南宋時鼎盛繁華且世俗化的舊觀。

雖然元末西湖遊賞形態、外觀似乎與南宋相同，顯現出一片太平氣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只有短短九十年的歲數，南宋出國的經驗和記憶仍然相去

不遠。所以在元末熱絡的西湖遊賞活動表象中隱含的並非南宋那種一心陶醉陷溺的忘情忘我。從上引周伯琦描寫楚腰越蛾，移庖遯舫的盛況後，馬上又略帶驚醒的「盛世不易逢，迅卷如跳丸」的詩句，我們可以看出元末與南宋看似相同的遊賞形態的深層裡，其實隱含著歷史的戒懼、無常的不安而衍生的及時行樂的心態。新元代短短五十年的歷史生命而言，這西湖快速變化、迅速復甦繁榮的現象實不異是個不祥的預兆。

伍、題詠情感的演變

一、唐代

在唐代，西湖題詠因為主要多敘寫遊訪寺院的經歷，而且在荒寂幽靜的西湖上沒有嘈雜直聾的縱遊活動，所以情感上顯得比較平和悠然。如常至西湖遊賞的白居易：

清虛當服藥，幽獨抵歸山……無勞別修道，即此是玄關。（〈宿竹閣〉四四三）

晝日湖亭臥，心閒事亦稀……柳堤行不厭，沙軟絮霏霏。（〈湖亭晚歸〉四四三）

慢輿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鏡上行。（白居易〈湖上招客送春泛舟〉四四三）

蕭灑秋臨水，沉吟晚下山。長閒猶未得，逐日且偷閒。（〈宿天竺寺迴〉四五四）

在西湖尚未成名之前即喜歡遊西湖，顯示出他愛賞的是西湖的湖山風光和寧靜的境質。在優美的山水景色之前，人的心情是平和滄淡的，自在而忘我地賞玩

景色，塵俗的煩擾與身世的感慨都暫時拋下。所以此時題詠的情感便十分愉悅、悠閒、自得。尤其是一些遊訪寺院的作品，更會因為寺院的清靜、佛理的啓迪、僧徒的開示等，而契入一種超越情感的頓悟和平靜。所以李紳〈杭州天竺靈隱二寺贖歲亦布衣一遊……〉詩說：「波動只觀羅刹相，靜居難識梵王心。」（四八一）白居易〈天竺寺送堅上人歸廬山〉詩說：「與師俱是夢，夢裡暫相逢。」（四四六）所展現的便是超乎俗情的平和靈明的境地。

杭州在唐代尚屬東南吳越的偏遠之地，對一些宦遊此地的士大夫而言，仍屬貶謫流放的地敗之地，所以題詠中偶爾也會興發空間上的感慨：

忽憶仙郎望帝都……還有些些惆悵事……（白居易〈湖上醉中代諸妓寄嚴郎中〉四四三）

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句留是此湖。（白居易〈春題湖上〉四四六）

高天從所願，遠地得為鄰。（白居易〈早春西湖閒遊悵然興憶與微之同賞……〉四四六）

卻憶終南裡，前秋此夕還。（鄭巢〈宿天竺寺〉五四〇）

不是不歸歸未得，好風明月一思量。（沈韜文〈游西湖〉七六三）

對於從政的士大夫而言，帝都都是他們最希望服務效命的地方，那裡可以親近帝王，可以接近權力核心。在那裡意味著成功顯利，也意味著機會。所以大部分的人以派任朝廷或京城為榮樂，而以外放為尋敗。雖然白居易到杭州來並非純然是無可奈何的被貶，但也基於政治的失望和環境的不諧。所以在西湖的題詠中便出現這種在「遠地」思念帝都、友人，想歸歸不得的無奈。白居易雖然說他不能拋下杭州而難去的一半原因是西湖美景的勾留，但另一半原因卻沒有也

不便說出，那是複雜又無奈的政治因素。雖然白居易在離開杭州時依依不捨地吟詠道：「皇恩只許住三年」（〈西湖留別〉四四六）、「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留題天竺靈隱兩寺〉四四六）但這其中所顯示的是宦遊的不安定感與不可自主的無奈感。這種種感慨都是遠離政治核心、任由遷徙調動所引生的。

可以看出，西湖在唐代文人的遊賞中，雖然以其幽邃明秀的山水風光浸淫並移化人的心靈，使其超越世俗煩想而趨於平和淡靜。但是因其政治性的地緣關係也往往使人在遊賞之際頓生空間意識而引生身世之感，因而又落入俗世煩擾之中。這裡可以看到山水自然與人文政治兩股力量在文人士大夫的內心中拉扯起伏的情形，也顯示出政治與自然兩股力量對人心靈的挫傷與慰藉。

二、北宋

北宋時期的西湖漸負盛名，遊者漸多，但尚未到市集般嘈雜混亂的地步，所以題詠中還可以看到清靜幽寂的面貌。徐積〈錢塘江潮〉詩說：「君向西湖亭上看，杭州不信有塵埃。」（註 130）顯示這時西湖還保有其清靜離塵的本質，能引發人超塵出世的想望，因此題詠中仍可看到閒逸恬淡的情意：

悠然詠招隱，何許嘆離群。（林逋〈西湖舟中值雪〉全宋詩卷一
〇五）

步穿僧徑出，肩搭道衣歸。（林逋〈湖山小隱〉同上）

愛閑輪白鳥，晝日立汀沙。（梅堯臣〈西湖閑望〉）（註 131）

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坐釣磯。（歐陽修〈初夏西湖〉）
（註 132）

閑遊草草無人識，竹杖藤鞋一老翁。（蘇轍〈夢中詠西湖〉）
（註 133）

這樣的情感是大部分的文人在面對湖山勝景時會自然而然盈生的。尤其像林逋這樣的高士選擇西湖為棲隱之地，便是對其湖山的清靜蕪寂與淨化心靈功能深深喜愛的結果。此外，大部分的文士在宦途奔波久了，再面對山水天地中的靈明清靜也會特別珍惜並強化這分難得的閒逸輕鬆的感覺，甚至於表現出願意長守此地的願望來：

謫宦不得餘杭郡，空寄高僧結社篇。（王禹偁〈寄杭州西湖昭慶寺華嚴社主省常上人〉）（註 134）

聖主若容長守此，不妨生就白髭鬚。（陸佃〈呈周承議兼簡通判簽判〉）（註 135）

北方幸安，余將復老於此。（蘇轍〈和李誠之待制燕別西湖〉敘）（註 136）

他年君挂朱轡後，蠟屐邛枝伴此行。（蘇舜欽〈關都官孤山四照閣〉）（註 137）

王禹偁認為謫官而無法派守杭州是一件遺憾的事，表示杭州是被貶謫者的第一志願。但是這志願是在謫官的事實不可避免的時候才選擇的；若是不被貶謫的話，則另當別論。所以西湖仍是不得已的選擇。湖山勝景與悠閒清逸的遊賞活動終究比不上政途成就在士大夫心中的重要性。陸佃雖然表現出極為高度的意願和強烈的興趣，希望長守杭郡，飽覽湖山，但是這願望必須在聖主容許的前提下才能實現。因此再怎麼閒逸自在的情感終究還是依賴外在條件的配合，還是要受到外來的束縛。湖山所引領觸發的超越心境還是無法超越在現實政治與客觀環境之外。

因為在士人心中，政治際遇仍然重於閒逸安恬，所以在西湖題詠中雖有以湖山遊賞之樂來自我安慰者，然而其無奈或怨情仍然不自禁地流露出來：

平生拙人事，出走臨東藩……吾亦樂吾樂，放懷天地間。（曾鞏
〈西湖二月二十日〉）（註138）

功名由命何須問，幸有滄浪作釣翁。（張耒〈西湖〉）（註139）

物物隨時亦強歡……盡日臨流忘吏事。（宋庠〈閏三月再到西湖……〉）（註140）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王安石〈登飛來峰〉）
（註141）

王都且不遠，樂此林泉性。（梅堯臣〈和仲文西湖野步至新堰〉）
（註142）

雖然他們都能以放懷天地為樂，以垂釣滄浪為幸，能臨西湖而忘吏事，能樂其林泉性，但是以居西湖為「出走」，表示西湖仍是個暫居的飄泊地，而他所從出走的朝廷才是長久安身的所在。然而既已謫宦，也只能自歎功名由命，只能強歡——表示西湖遊賞所表現出來的樂，其實帶有幾分勉強偽裝之意。對於他們衷心所期盼的王都則只能引領眺望，而自慰王都其實不遠，在西湖的高峰還可以眺望得見。所以這些謫居的士大夫即使再如何強調西湖對其起著愉悅期逸的怡養作用，終究還是洩露了他們政治上的苦悶。

有些文士則不這麼曲折隱晦其政治挫敗的落漠，而直接表達其悲意：

摧頹病守時無用（宋庠〈重展西湖〉）（註143）

因子樽前話歸計（韓維〈和謝主簿游西湖〉）（註144）

勞生從宦意多違……盡日清歡猶有憾，無人為唱縷金衣。（韓維
〈和厚卿飲西湖時小姪同赴〉）（註145）

可憐舉目非吾黨，誰與開尊共一杯。（蘇轍〈遊西湖〉）

（註 146）

異鄉物態與人殊，唯有東風舊相識。（歐陽修〈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註 147）

這裡乾脆直說自己被派守西湖是無用者，而且不避諱地與人覈量歸去的方法，感歎無人促成其功名成就。或是為西湖在地理空間的荒遠、物態的迥異、朋黨的遠隔而慨嘆。這些直率的表意中都顯示中國古代士大夫以朝廷中央為政治成功的標記、為心靈的故鄉，而欲將自己一生的身命安頓於其中的情感傾向。有了這樣的心態，北宋的西湖再被修整得如何優美動人，再怎樣展開勝遊娛樂，都仍挽留不住士大夫的心。一切的遊賞愉悅其實都是依附在朝廷京都等政治空間的條件之下，才能深刻安住其心。否則再怎麼娛遊嬉樂的表象都是一時的安慰或防衛而已。

三、南宋

進入南宋，西湖題詠的情感有了顯大的改變。因為建都於此，使杭州從偏遠離心的地區突然轉變成為政經的核心，天比到西湖來的心情就不是貶謫挫敗的失意了。首先是處處強調其京城的位置：

不住風光繞禁城（周弼〈西湖初夏〉）（註 148）

嵯峨帝城紫霧隔（吳龍翰〈西湖曲〉）（註 149）

只隔牆頭便是天（楊萬里〈庚戌正月約同舍遊西湖〉）（註 150）

工夫都在禁城西（陳著〈遊西湖〉）（註 151）

京華百萬家，戢戢瓦疊鱗。（程公許〈遊靈隱寺〉）（註 152）

禁城就在西湖旁邊，也使西湖成為京華之地，隔著御園（因為西湖內有好幾座御園，如聚景園、玉津園、翠芳園、玉壺園……）的一面牆，裡面就是至尊無上的天子，彷彿人文的薈萃也為這兒的山川增添了秀美的情貌。所以孫應時歎詠〈西湖〉：「萬里山川發天巧，三朝宮苑當皇都。」（註153）西湖的山水景色雖然沒有什麼改變，但卻頓時被人們添加了很多的榮耀與尊貴，連帶地，來到此地的人們也為此而感到盛世之幸且與有榮焉：

文盛一時俱俊傑，名先千佛愧疏庸。致身許國宜相勉，莫學平津
但取容。（王十朋〈遊天竺贈同年〉）（註154）

誰云門庭遠，咫尺永天威。諸公萃俊傑，高論玉塵揮。（王之道
〈次韻同年蔡仲平察院遊西湖〉）（註155）

花柳酣歌識太平（張鑑〈寒食前一日西湖閒泛〉）（註156）

承平氣象應如此（張鑑〈三月望日微雨泛舟西湖〉）（註157）

歌鼓喧天保歲豐（朱翌〈陪董令升西湖閱競渡〉）（註158）

這裡是皇都，是天子治政的所在地，是政權集中的地方，因此能夠留在這裡任官職者是接近權力核心的人，是俊傑之士。所以在西湖的遊賞活動中便常常出現政要諸公群集的場面，在題詠作品中也表現出一片頌揚恩澤、許身報國的赤忱熱情。甚至於出現「皇恩浹魚鱉，不復敢垂竿」（許侗〈陸瑄養魚池〉）（註159）的移情和渲染。整個西湖的山水風光似乎都籠罩在人文政治的氛圍中，而人在面對湖山景色時也難以越脫政治的意識。

有趣的現象是，在中晚唐與北宋時期於此感歎貶謫挫敗的情形，到了北宋時期已不復再見（這是容易理解的），然而卻反而產生了宦途順利者的異鄉之情：

飛絮滿城歸未得，江南老卻賀方回。（劉過〈西湖〉）（註160）

甌蜀異鄉客……共媿縛微官。（王十朋〈次韻馮員仲正字湖上有作〉）（註161）

會乞一閑歸故隱（張鑑〈蘇堤觀木芙蓉……〉）（註162）

旅食京華詩思盡（陸游〈次林伯玉侍郎韻賦西湖春遊〉）
（註163）

自怪鄉音已變吳（陳淵〈錢塘過廖次山以詩見贈次韻〉）
（註164）

這些在京城有所成就的士人多半是從各地會集而來的。皇都雖然繁華，雖是行樂鎔金的天堂，但是時間的遞嬗、空間物色的殊異，都會引觸他們鄉思的自覺；尤其是一些來自北方中原的人。而安土重遷的中國人當然也會在面對這些殊異的空間而滋生思念故鄉的情感。這是天然的孺慕之情，與其宦途的成敗榮辱並沒有關係，是超越政治際遇的。

四、元代

在南宋亡後，一些遺民重遊西湖，對於繁華縱樂後的寂寞便發出深重的感慨來：

誰驅蠻風煽劫火，神驚鬼哭愁山川。（連文鳳〈重遊天竺〉）
（註165）

離亂多殺戮，水畔幾人啼。（汪元量〈杭州雜詩和林石田〉）
（註166）

興亡成古今，感懷重歎欷。（衛宗武〈錢竹深招泛西湖值雨即事〉）（註167）

不過西溪三十秋，亂餘重到淚雙流。（舒岳祥〈亂定復過西溪〉）

（註 168）

繁華已如夢，登覽忽成塵。（林景熙〈西湖〉）（註 169）

戰亂是人為的，對人的生活影響甚大。生靈塗炭、骨肉流離、居無定所——基本的生存已受到極大的損傷，根本沒有餘暇遊樂。西湖因此不但頓失熱鬧繁華的景象，連早期荒寂幽靜時代的清遊閒賞也不復可見。重返此地的人在極大的落差之中與鮮明的經驗之後，不但悲傷其自身，也備感湖山的愁慘黯然。

來到元代，文人們在西湖題詠作品中所展現出來的主題與情感特質產生了較大的差異。

第一個差異是以極其理性的態度來批判南宋和西湖。事實上我們知道南宋的滅亡有非常多政治人為的因素，但因西湖就在京城旁，帝王權臣們樂於遊湖行樂，樂於以西湖的繁榮器闔做為太平盛治的表徵而加以歌頌。故而亡國之後，西湖也難免成為人們批判南宋的一個媒介。所以在元初許多西湖題詠作品中就出現批判的主題。其實早在宋末亡時就有先智者看出奢靡過度的西湖繁華終究是不能長久的，如白挺早在咸淳年間寫作的〈西湖賦〉中以「志士仁人不能不興宴安鴆毒之慮」（註 170）做結。而王義山在其〈千年調——遊葛嶺歸有感〉的詞作中寫當他看到「勝地獨湖山滿堂，對風月歌舞，太平氣象」的西湖景象時，非但沒有陶醉其中，感染愉快的心情，反而反省到「因思舊事，莊敬平泉宅，莫與他人樹石，對兒孫說，難全晚節」（註 171）。他以李德裕權傾一時，擁有廣大優美的平泉莊為例，說明人的權勢和享樂不能長久。當李德裕諄諄告戒了孫善保家園一樹一石時，大概也想不到在亡故不久，平泉莊的奇石便被取盡。王義山舉這個典故實是對眼前西湖盛溢的太平氣象有所警惕。但是南宋終究還是亡滅了。這裡，西湖熱鬧鼎盛的遊樂景象儼然成為一個不祥的識兆。因而元代題詠作品中便出現了這樣的批判：

相逢話師相，皆云誤蒼生。遺臭千萬年，沙堤湖上橫。（謝應芳
〈次韻陳惟寅懷古·錢塘〉）（註172）

光堯內禪罷言兵，幾番御舟湖上行。（張雨〈西湖竹枝詞〉）
（註173）

他時公論誰良史，往日虛名幾腐儒。（方回〈湧金門城望五首〉
其二）（註174）

荒榛德裕權臣宅，老樹咸平處士家。（方回〈初六日過湖〉）
（註175）

風俗彫弊世運衰……昔人不見今人悲。（葉顥〈錢塘懷古〉）
（註176）

人們在西湖相逢時所談論的是從前在此宴集玩樂的師相大臣，但口中不再是以
前羨慕的語氣，有的感歎「誰識舊朝天丞相，手攜紅妓倚闌干」（方回〈詠正
月二十五日西湖之遊十五首·舊賈內無〉）（註177），有的則是誤蒼生、遺臭
萬年的責罵與憤慨。張雨是從客觀追述宋高宗退位享樂，不管兵事而率身作則
地在西湖盡情享樂縱遊的美事，含蓄而婉轉地將其上行下效、始作俑者的過失
呈現出來，其深層的貶責之意不待言辭。方回則含蓄地指出是當時一些浪得虛
名的腐儒造成亡國的。那些跟李德裕一樣的權臣也遭受到荒榛其宅的下場，不
似處士高人家老樹來得持恆。葉顥雖然更客氣地說是風俗彫弊、世運衰造成
的，但大家都知道世俗彫弊是誰的責任，是哪些人起示範作用率先帶領的。所
以這些指責批判都指向南宋的主事者，而以西湖點出他們荒淫享樂、荒廢朝政
的敗行和懦弱。西湖在此就成為亡國禍首們遺臭千年的重要起因和標幟。因此
也才會出現「有人更欲溷西湖」（同上·孤山梅多無枝）的視其為仇敵的激烈
憤慨的反應。這樣的題詠主題是十分嚴肅的，文人的態度也是理性的，較看不
出文人對西湖有明顯的情感作用。

在眾多的批評聲中，借用蘇軾將西湖比為西施的典故者，也往往藉此對西湖和南宋權臣做了一番嘲弄，其中以方回使用得最多，如：

誰將西子比西湖，舊日繁華漸欲無。始信坡仙詩是識，捧心國色解亡吳。（方回〈問西湖〉）

濃妝淡抹比蛾眉，多謝蘇仙內翰詩。若使朝廷無宰詔，未妨宮掖有西施。（方回〈西湖答〉）

地下西施應冷笑，不緣紅粉解亡吳。（方回〈湧金門城望五首〉其二）

淡抹濃妝有餘態，西施終是老西施。（方回〈晚登湧金門城望湖〉）（註 178）

只怪西湖頑面目，濃妝猶自學西施。（陸文圭〈入杭懷古呈史藥房〉）（註 179）

由於蘇軾將西湖比為西子，以西施的濃妝淡抹總相宜來稱揚西湖晴雨皆美。而西施卻是越國用來亡吳的計謀之一，且西湖又恰巧地地屬於吳。在相互結合比附之下，西湖就被牽強為以色惑人、故做姿態致使南宋亡國的尤物。而在宋亡之後，她也難以倖免地在慘淡之中老態畢露，即使她頑強地想藉濃妝餘態來展現美貌，也於事無濟。西湖就在一片撻伐中成為嘲諷的對象。但方回終究還是明智中肯的，他站在西湖的立場辯解道，假如沒有迷惑的朝臣，西施也發生不了作用。這又把亡國的過失指回掌事的權臣。

第二種常見的主題是在題詠中表現出懷念追憶的情感。有時文人會到西湖尋訪舊遊遺跡，如白挺有〈西湖訪古〉詩感歎「貝宮珠闕無尋處，夜夜凌波哭月明」（註 180），葉顥在〈錢塘懷古〉詩中寫他「我來曳杖訪遺跡，荒煙衰草空離離」（註 181）。他們同樣都在西湖尋找舊日遊蹤，也都失望無所得。在舊

撥不復可尋的情形下，他們仍然會對西湖往昔的盛況有所懷念。像趙孟頫〈紅蓼遊〉（註182）或陳孚〈湖上感舊〉（註183）一類的作品就完全是對西湖往日盛況的懷念。至於天為觸景生情而引生回憶，也是文人們在西湖時常感發的情感，如：

獨目錢塘昨夢非，行春載酒憶當時。
（張觀光〈遊西湖次毛玉田韻〉）（註184）

猶憶太平無事日，西湖載酒賞荷花。
（盧琦〈陸德陽杭州新居〉）
（註185）

慣見升平春復秋，分明往事昔年遊。
（馬臻〈西湖春日壯遊即事〉）（註186）

憶昔東坡為寫真，至今詩句在遊人。
（張昱〈西湖晚春〉）
（註187）

八十高僧供茗罷，細談蘇米舊詩蹤。
（周伯琦〈遊金山寺〉）
（註188）

在觸目所及已非昔日景象時，過去的事況很自然會斷續浮現。在緬懷的情緒下，追憶的內容進一步復現。這裡追憶的形態有兩種，一種是獨自沈思回憶，墮入深沉的緬懷；一種是遊人群衆的閒談或高僧等老前輩的細說。而所追憶的舊事也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對最繁華鼎盛的行春樂事與太平氣象的懷念；一種是對蘇軾和靖等著名文人的風雅韻事或高僧的津津樂道。其所顯現出來的情感，一是世俗的，一是雅淡的。但較諸前面批判性、理性嚴肅的題詠，這兩類型追憶懷念的作品對西湖是充滿了熱情與依戀的情感的。

第三類題詠的主題情感是對世事無常的感嘆及從而衍生的歷史意識。懷古作品在此段時間出現頗多，如趙孟頫、二鶴年和梁頤分別均有〈錢塘懷古〉為

題的作品（註 189），陸文圭有〈入杭懷古呈史藥房〉（註 190）詩，謝應芳有〈次韻陳惟寅懷古·錢逵〉（註 191）等作品。此外，一些標題非懷古的詩作也同樣表達這樣的主題，如：

湖山了不殊，興亡忽今昔。（方回〈望湖〉）（註 192）

水光山色長好，舞榭歌臺易非。（吳師道〈江湖八境圖·西湖〉）
（註 193）

亂離不復舊繁華……流水東風自落花。（張觀光〈錢府舊園〉）
（註 194）

高車大旆知何往，剩水殘山尚可吟。（張昱〈過林和靖墓〉）
（註 195）

惆悵繁華成逝水，盡歸江海作潮聲。（張昱〈惆悵〉）（註 196）

這裡共同地用湖山不殊、水光山色長好、流水東風兀自運行、剩水殘山依然可吟、江海千年潮聲等西湖裡大自然景物的恆長不變來對比舞榭歌臺易非、興亡忽變、繁華不再、高車大馬無蹤、繁華成逝水等人為事物的脆弱、不堪一擊。於此，人事的無常、興亡的奄忽都成為人類歷史發展中永遠的無奈與感傷。這樣的題詠主題是超越個人與王朝的際遇盛衰，而關注到人類與歷史的本質了。

由於懷古主題所觸發的無常感受，元代的西湖題詠作品中也往往衍生老邁的感傷，如：

四十流年一餉時……雪鬢蒼顏只自悲。（方回〈晚登湧金門城望湖〉）（註 197）

西林橋外青山色，幾度夕陽人白頭。（馬臻〈西湖春日壯遊即事〉）（註 198）

一堤寒柳風煙老，兩鬢飛蓬歲月催。（謝應芳〈兵後到杭馬搽史
置酒見招……〉）（註 199）

卻笑柳州新燕子，飛來不識白頭人。（沈夢麟〈湧金門即事〉）
（註 200）

白髮故人零落盡，浮生悵望夢魂中。（張翥〈憶錢塘〉）
（註 201）

在懷古的歷史省思中，人們很容易感受到時間因素的強力作用，這樣的體認投射到個人身上，就會強烈地意識到人類生命的短暫，人的一生是那麼容易走到盡頭，因而興發無限的感傷。這些都是從長遠的特流來看生命的本質，與唐宋時期文人在此感傷懷才不遇或思鄉的失落，其最大的不同是，這裡不觸及個人的成敗際遇，不局限於狹隘的個人成就，而是整體人類與宇宙本質的了解後的歎息。

從整體看來，元代西湖題詠的主題不論是批判奢靡縱遊以致亡國，或是追憶懷念昔日的盛世，抑或是懷古感慨無常，其共通的一大特色是極少出現文人個人政治得失的詠歎，其關注的多半是整個大時局的變遷，西湖活動景象的起落，以及歷史時間和生命的本質。與唐宋時期有這麼大的差異，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一場戰火實在使西湖的景象產生太大的改變，人們的生活起了巨大的變化，誠如方回所述的：「一錢物變千錢直，十戶民驚九戶貧。」（〈湧金門城望五首〉其三）（註 202）可見在這次改朝換代的巨大變動中，幾乎每個人都受到牽連，沒有太多太平時代個人成敗浮沈的際遇差異，人在此時同樣是渺小無奈的，是平等無大差別的，所以較不易生起個人成敗際遇的感慨來；其二，在改朝換代後，被異族統治下的元代文人基本上地位是低微的，沒有多少政治發展的空間，沒有太多自由競爭下個人成敗榮辱的差別比較，也沒有因滿懷希望地追求而失落所造成的悲歎感傷。這是元代西湖題詠在情感特質上所含

蘊的政治與社會的意義。

事實上，客觀地看待西湖，西湖的山水景物並未因戰亂而產生巨大的改變，只是人文活動的興衰起落受到明顯影響。但僅此一端，就足以使西湖的風貌姿情產生大變化。也就是說，在長久的遊賞文化發展歷程中，人文活動的樣貌與特質也往往與山水自然結合，構成西湖（或其他名山勝水）的景致。（如北宋的林和靖使孤山與梅花成爲西湖的著名勝景，也使西湖增添了閒淡隱逸的姿情。）因此，一旦人文活動改變，西湖景致也隨之改變，彷彿其神氣韻致也變化了。

此外，在這樣的題詠情感中也可以看出，湖山景物的空明靈秀之氣雖然足以移化感染人的身心，使其受到滌盪澄汰，甚或產生人生見地的改觀。但是人文社會的發展、人文主觀清意的投射等對於湖山所賦予的意涵常常是超過山水的滌化力量。也就是說，人文環境的際遇或政治情勢的轉換對人所產生的力量較諸山水自然的涵泳力量是更切近而廣泛地影響著士大夫們的心的。南宋時期與元代的西湖題詠就是如此。

陸、結 論

綜觀唐宋元時期西湖題詠作品的內容，不僅可以了解這一段歷史時間內西湖景色的變化、境質的改變和遊賞活動的歷史特色，而且也能從其情感的發展演變中了解自然山水與人文活動之間的對應關係，了解政治對遊賞活動及題詠情感的影響。其要點可歸納如下：

其一，西湖由唐初未聞、經過中晚唐的造設和題詠而逐漸在晚唐及北宋聞名，成爲東南勝地。爾後因東地區經濟的快速繁榮，城市文明的相互影響，人口的大量增加，以及兩宋的不斷增築與南宋遷都的影響下，景色日漸豐富多樣。因此著名的西湖十景這個概括性的審美結論已於南宋完成。

元代初期因爲戰亂兵燹，宋的亡國使西湖被指責爲禍首，在刻意破壞和任其毀損的情形下，西湖景物頓入荒蕪破敗的景象，到元代中晚期才又逐漸有所修整，然終究還是不及南宋時期的鼎盛了。

其二，中晚唐的西湖十分荒寂幽靜，只能聽聞到猿啼、泉潑等自然天籟；北宋則漸漸增加歌舞音樂與笑談戲謔的遊宴聲音；進入南宋則又增添了百戲及賽戲的喧鬧聲。由聲音形象的演變可以看出，隨著時間與政治地位的變遷，人文對西湖的涉入越來越多，西湖的自然本體意義逐漸消滅成一個點綴的空間背景而已。然而到了元初，兩宋熱鬧喧騰的聲音忽然消失，呈現一片寂靜荒涼，只有自然天籟和漁笛樵歌在戰後依然迴響。但到了元末，詩人筆下又頻見西湖響起歌舞樂音，在熱鬧中又出現歌頌太平的讚美，似乎已一步步踏上南宋的後塵。歷史的循環規律在西湖的聲音境質演變中得到了實踐和印證。

其三，中晚唐到西湖來的人主要以參訪寺院爲主，北宋則將重點轉爲泛舟遊湖，南宋卻在泛舟遊湖的同時加入形式衆多的百戲活動、嬉樂競賽與奢靡買賣。這使西湖從一個空靈明淨的山林變成通俗朝市，而有「銷金鍋兒」和「天堂」的稱號。元初因西湖景色荒敗和物價大漲所致的普遍貧窮，不但少見宴集遊樂，而且遊人寥寥可數，畫舫歌女消失行蹤。可見的是文人的散步徐行或小艇獨泛幽寂處。直到元代中晚期才又恢復車馬流水、遊人如趨市的景象。遊賞形態又回到南宋世俗化的舊觀。但因前車之鑑，其遊樂心態已略帶警醒不安。對元代短短九十年的歷史生命而言，西湖快速復甦繁榮的遊賞現象不異是個不祥的預兆。

其四，到西湖遊賞者的情感與心境，在寧靜沖淡的體會之外，中晚唐與北宋時期的士大夫往往在西湖表現出被貶荒遠之地的挫敗苦悶，但是南宋時期的士大夫則在西湖歌頌太平盛世。由此可見，做爲政權離心的東南荒遠

之地與做為政權核心的京城郊邑，西湖的客觀地理位置雖然未變，但因人文地位的改變，使得士大夫的遊賞情感也起了挫敗落漠與得意感悉的大差異。而元代題詠的主題則在理性批判遊樂亡國、嘲諷西湖如西施亡吳般之外，主要的情感則表現在追憶緬懷舊遊盛況，以及感慨人事無常的懷古主題上。唐宋時期文士吟詠的個人際遇和西湖政治地位對心情的影響已不復可見。其題詠所關懷的是整個大時代以及人類歷史的本質了。

其五，基於以上分析可知，山水自然與人文政治兩股力量在文人士大夫的內心中拉扯起伏，山水自然通常扮演著慰藉失敗心靈的滋潤角色，卻終究是無法超越政途成就所產生的清緒波盪和悲傷。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士大夫以朝廷中央為政治成功的標記、為心靈的故鄉，因此，一切遊賞的愉悅其實都是依附在朝廷京都等政治空間的條件之下才能深刻安住其心。否則再怎麼娛遊嬉樂的表象都是一時的安慰或防衛而已。

其六，由南宋遺民的西湖之作中的聲音形象或情感內容來看，可以知道，在長久的遊賞文化發展歷程中，人文活動與自然山水間的對應關係主要還是以人為主體思考而出發的。同時人文活動的樣貌形象與特質往往會與自然山水結合而構築成名勝景致的特色，而人文環境的際遇對士大夫情感所產生的力量較諸自然山水的涵泳力量是更切近且更強大的。

其七，劉子健先生在論宋代歷史時曾謂：「張家駒先生有書，謂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文化重心也跟著轉移。應當加重一下。南宋定都杭州，經濟更繁榮，文化更高。政治、經濟、文化都聚在一起，這重心是史所罕見的。」（註 203）我們若從整個西湖境質、遊賞形態及題詠情感的演變來看這一段話，會發現西湖在唐宋期間的發展正是這段歷史評論的真體而微的印證。唐宋期西湖的發展，正是這時期典型而精緻的經濟與文化史

的縮影。

其八，根據元代西湖題詠主題看來，中國文學與傳統中，文字觸境抒發一己懷抱，將境投射到個人的成敗際遇上的詩情，在此幾乎看不到。元代文人在西湖題詠中所呈現的一片懷古感舊情感，其所含蘊的意義其實是，文人在異族統治下，地位低微，沒有多少出路機會，也就沒有多少自由競爭及個人成敗比較下所產生的榮耀或失落。這是大時局強力籠罩下個別性的消失（尤其是政治方面）。故其題詠作品多不涉個人的際遇，而以歷史發展的特質為其詠歎的主題。這是元代西湖題詠在情感特質上所顯現的政治與社會意義。

註 釋

- 註 1 見劉天華《園林美學》花城出版社，頁 4。
- 註 2 參閱李劍農《中國古代經濟史稿》第三卷宋元明部分：「杭在唐時已為繁盛之邦治，其開始發展實始於吳越錢氏。」頁 122。又：「唐代後期之中央政務全倚東南財賦為生命。」頁 1。另梁庚堯〈南宋城市的發展〉：「臨安府戶口維持一個續增加的趨勢，從唐貞觀至宋元豐四百餘年間，戶數增加將近六倍。」見《宋史研究集》第十六輯，頁 657。
- 註 3 本文凡引唐詩作品，於詩題後所標數字均為《全唐詩》卷數。為免複贅，不再一一於每首詩後標「《全唐詩卷》」。
- 註 4 北宋時期西湖湖圍的私闢情形，可參張拙著〈從西湖看宋人的造園與遊園活動——以文學範疇為主〉《政大學報》六十九期，頁 50-55。
- 註 5 杭州人口和建築的變化，詳梁庚堯〈南宋城市的發展〉《宋史研究集》第十六輯，頁 673-702。
- 註 6 南宋時期西湖十景的詳細內容，可參同註 4，頁 85-87。
- 註 7 兩詩例均見《桐江續集·卷十》四庫全書冊 1193，頁 338。
- 註 8 《桐江續集·卷二十三》四庫全書冊 1193，頁 512。
- 註 9 《九疊山房集·卷八》四庫全書冊 1219，頁 348。
- 註 10 方回《桐江續集·卷二十四登玉泉真福寺新閣五首》四庫全書冊 1193，頁

532。

- 註 11 同上，卷二十三記正月二十五日西湖之遊十五首。四庫全書冊 1193，頁 512。
- 註 12 同上，卷二十八，四庫全書冊 1193，頁 585。
- 註 13 此詩有「險武壑西湖」之句，知為西湖相驛之作。
- 註 14 《東坡全集·卷二十》四庫全書冊 1107，頁 306。
- 註 15 同上，卷三。四庫全書冊 1107，頁 79。
- 註 16 《學易集·卷四》四庫全書冊 1121，頁 560。
- 註 17 《參寥子詩集·卷四》四庫全書冊 1116，頁 32。
- 註 18 《青山集·卷二十五》四庫全書冊 1116，頁 714。
- 註 19 《傅家集·卷十》四庫全書冊 1094，頁 107。
- 註 20 《文忠集·卷五十六》四庫全書冊 1102，頁 431。
- 註 21 《梅山集·卷二十》四庫全書冊 1115，頁 174。
- 註 22 《東坡全集·卷十八》四庫全書冊 1107，頁 279。
- 註 23 《青山集·卷二十五》四庫全書冊 1116，頁 714。
- 註 24 均見《舟滯集·卷六》四庫全書冊 1096，頁 590。
- 註 25 《東坡全集·卷十八》四庫全書冊 1107，頁 276。
- 註 26 《東堂集·卷二》四庫全書冊 1123，頁 719。
- 註 27 《文忠集·卷十一》四庫全書冊 1102，頁 98。
- 註 28 《東坡全集·卷二十一》四庫全書冊 1107，頁 311。
- 註 29 《東坡全集·卷二》四庫全書冊 1107，頁 74。
- 註 30 《花忠實集·卷四》四庫全書冊 1104，頁 576。
- 註 31 《石門文字禪·卷十一》四庫全書冊 1116，頁 275。
- 註 32 《宛陵集·卷三十》四庫全書冊 1099，頁 224。
- 註 33 《兼明集·卷七》四庫全書冊 1090，頁 393。
- 註 34 《紫巖詩選·卷三》四庫全書冊 1189，頁 680。
- 註 35 《白雲存稿·卷三》四庫全書冊 1189，頁 765。
- 註 36 《拙軒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181，頁 394。
- 註 37 《秋堂集·卷一》四庫全書冊 1187，頁 480。
- 註 38 《鶴齋文編·卷二》四庫全書冊 1181，頁 323。
- 註 39 《瀛山集·卷二》四庫全書冊 1133，頁 846。
- 註 40 《太倉稊米集·卷三十四》四庫全書冊 1141，頁 162。

- 註 41 《源流志纂·卷十二藝文》四庫全書冊 586，頁 574。
- 註 42 《劍南詩稿·卷五十三》四庫全書冊 1162，頁 768。
- 註 43 《南澗甲乙稿·卷六》四庫全書冊 1165，頁 72。
- 註 44 《方壺存稿·卷三》四庫全書冊 1178，頁 133。
- 註 45 《潛山集·卷六》四庫全書冊 1186，頁 343。
- 註 46 《霽山文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188，頁 710。
- 註 47 同上·卷二。四庫全書冊 1188，頁 710。
- 註 48 《古正集·卷上》四庫全書冊 1189，頁 467。
- 註 49 《月洞吟》四庫全書冊 1189，頁 495。
- 註 50 《水雲集·卷一》四庫全書冊 1188，頁 260。
- 註 51 《屏巖小稿》四庫全書冊 1195，頁 615。
- 註 52 《九疊山房集·卷八》四庫全書冊 1219，頁 348。
- 註 53 《橫江續集·卷十二》四庫全書冊 1193，頁 352。
- 註 54 《屏巖小稿》四庫全書冊 1195，頁 618。
- 註 55 《松齋齋集·卷四》四庫全書冊 1196，頁 642。
- 註 56 《南湖集·卷上》四庫全書冊 1220，頁 11。
- 註 57 《谷響集·卷二》四庫全書冊 1195，頁 696。
- 註 58 《鶴年詩集·卷二》四庫全書冊 1217，頁 519。
- 註 59 《松鄉集·卷九》四庫全書冊 1196，頁 583。
- 註 60 《橫江續集·卷十》四庫全書冊 1193，頁 332。
- 註 61 《玉隆集·卷上》四庫全書冊 1214，頁 730。
- 註 62 《玩齋集·卷五》四庫全書冊 1215，頁 579。
- 註 63 《夷白齋稿·卷十》四庫全書冊 1222，頁 228。
- 註 64 《可閒老人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222，頁 569。
- 註 65 《石門集·卷五》四庫全書冊 1222，頁 648。
- 註 66 《可閒老人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222，頁 564。
- 註 67 《純白齋類稿·卷十五》四庫全書冊 1214，頁 638。
- 註 68 《橫江續集·卷二十八·乙巳三月十五日監察御史王東溪節制威方回萬里飲
巖邊……》四庫全書冊 1193，頁 585。
- 註 69 《景文集·卷十二》四庫全書冊 1088，頁 102。
- 註 70 《范文正集·卷四》四庫全書冊 1089，頁 587。
- 註 71 《蘇魏公文集·卷九》四庫全書冊 1092，頁 184。

- 註 72 《東坡全集·卷二》四庫全書冊 1107，頁 74。
- 註 73 《獨山集·卷二》四庫全書冊 1117，頁 71。
- 註 74 《丹淵集·卷六》四庫全書冊 1096，頁 590。
- 註 75 《傅家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094，頁 107。
- 註 76 《彭城集·卷九》四庫全書冊 1096，頁 88。
- 註 77 《文忠集·卷五十六》四庫全書冊 1102，頁 431。
- 註 78 《東坡全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107，頁 84。
- 註 79 《演山集·卷十一》四庫全書冊 1120，頁 90。
- 註 80 《東坡全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107，頁 82。
- 註 81 以上三詩均見《龍明集·卷七》四庫全書冊 1090，頁 392, 393, 393。
- 註 82 《東坡全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107，頁 97。
- 註 83 見《兩宋史研究彙編》一聯經，頁 23。
- 註 84 見〈宋代東京對於杭州都市文明的影響〉《宋史研究集》第一輯，頁 101。
- 註 85 《相山集·卷四》四庫全書冊 1132，頁 552。
- 註 86 《東塘集·卷四》四庫全書冊 1154，頁 183。
- 註 87 《誠齋集·卷二十三》四庫全書冊 1160，頁 212。
- 註 88 《彝齋文編·卷一》四庫全書冊 1181，頁 313。
- 註 89 《澗山集·卷二》四庫全書冊 1133，頁 846。
- 註 90 《明堂存稿·卷七》四庫全書冊 1182，頁 113。
- 註 91 《劍南詩稿·卷五十三》四庫全書冊 1162，頁 768。
- 註 92 同上，卷十七，四庫全書冊 1162，頁 305。
- 註 93 《澗山文集·卷二》四庫全書冊 1188，頁 710。
- 註 94 根據《夢梁錄》等書所載，以及《西湖遊覽志》所附宋代西湖圖看來，宋代西湖內有多座瓦子。
- 註 95 《菊澗集》四庫全書冊 1170，頁 128。
- 註 96 《自堂存稿·卷一》四庫全書冊 1189，頁 744。
- 註 97 《古梅遺稿·卷一》四庫全書冊 1188，頁 844。
- 註 98 《蕙航漫遊稿·卷三》四庫全書冊 1186，頁 695。
- 註 99 見《宋史論文選集》臧立編譯館，頁 79。
- 註 100 《龍洲集·卷七》四庫全書冊 1172，頁 36。
- 註 101 《澗東類稿·卷十八》四庫全書冊 1194，頁 772。
- 註 102 《劍澗文集·卷三十》四庫全書冊 1194，頁 391。

- 註 103 《秋澗集·卷三十》四庫全書冊 1200，頁 380。
- 註 104 《鶴年詩集·卷二》四庫全書冊 1217，頁 519。
- 註 105 《花齋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221，頁 105。
- 註 106 《顏剛中詩集·卷一》四庫全書冊 1202，頁 616。
- 註 107 《桐江續集·卷十八》四庫全書冊 1193，頁 444。
- 註 108 《續東齋稿·卷十八》四庫全書冊 1194，頁 779。
- 註 109 《松雪齋集·卷四》四庫全書冊 1196，頁 642。
- 註 110 《羽庭集·卷二》四庫全書冊 1216，頁 37。
- 註 111 《龜泉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218，頁 63。
- 註 112 《谷響集·卷二》四庫全書冊 1195，頁 696。
- 註 113 《純白齋類稿·卷十七》四庫全書冊 1214，頁 653。
- 註 114 《花齋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221，頁 104。
- 註 115 《解嚴小稿》四庫全書冊 1195，頁 601。
- 註 116 《谷響集·卷一》四庫全書冊 1195，頁 674。
- 註 117 如朱晞顏行《瓢泉吟稿·卷二冷泉》四庫全書冊 1213，頁 395，張觀光有《屏巖小稿·林南士隱居》四庫全書冊 1195，頁 615，張彞有《蛻菴集·卷五遊天竺寺》四庫全書冊 1215，頁 78，方國有《桐江續集·卷二十四斷橋西人家》四庫全書冊 1193，頁 530，白挺有《淇澗集·靈隱寺暮歸》四庫全書冊 1198，頁 99 等。
- 註 118 《秋澗集·卷三十》四庫全書冊 1200，頁 380。
- 註 119 《桐江續集·卷十三》四庫全書冊 1193，頁 375。
- 註 120 《稼村類稿·卷一》四庫全書冊 1193，頁 6。
- 註 121 《近光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214，頁 538。
- 註 122 《寧湖集·卷上》四庫全書冊 1220，頁 11。
- 註 123 《夷白齋稿·卷十》四庫全書冊 1222，頁 228。
- 註 124 《可閒老人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222，頁 564。
- 註 125 《鐵崖古樂府·卷上》四庫全書冊 1222，頁 71。
- 註 126 《石門集·卷五》四庫全書冊 1222，頁 648。
- 註 127 《桐江續集·卷二十八》四庫全書冊 1193，頁 585。
- 註 128 《可閒老人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222，頁 568。
- 註 129 《石門集·卷五》四庫全書冊 1222，頁 648。
- 註 130 《鈴峯集·卷二十五》四庫全書冊 1101，頁 910。

- 註 131 《宛陵集·卷八》四庫全書冊 1099，頁 61。
- 註 132 《文忠集·卷五十七》四庫全書冊 1102，頁 440。
- 註 133 《樂城第三集·卷一》四庫全書冊 1112，頁 790。
- 註 134 《小畜集·卷十》四庫全書冊 1086，頁 102。
- 註 135 《淵山集·卷二》四庫全書冊 1117，頁 70。
- 註 136 《樂城集·卷五》四庫全書冊 1112，頁 53。
- 註 137 《蘇學士集·卷八》四庫全書冊 1092，頁 50。
- 註 138 《元豐類稿·卷五》四庫全書冊 1098，頁 384。
- 註 139 《柯山集·卷二十》四庫全書冊 1115，頁 174。
- 註 140 《元憲集·卷十二》四庫全書冊 1087，頁 489。
- 註 141 《臨川文集·卷三十四》四庫全書冊 1105，頁 253。
- 註 142 《宛陵集·卷二十九》四庫全書冊 1099，頁 218。
- 註 143 《元憲集·卷十二》四庫全書冊 1087，頁 489。
- 註 144 《南陽集·卷十》四庫全書冊 1101，頁 596。
- 註 145 同上·卷十一，四庫全書冊 1101，頁 612。
- 註 146 《樂城第三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112，頁 811。
- 註 147 《文忠集·卷五十二》四庫全書冊 1102，頁 398。
- 註 148 《端平詩稿·卷四》四庫全書冊 1185，頁 548。
- 註 149 《古梅遺稿·卷一》四庫全書冊 1188，頁 844。
- 註 150 《誠齋集·卷二十八》四庫全書冊 1160，頁 304。
- 註 151 《本堂集·卷十三》四庫全書冊 1185，頁 62。
- 註 152 《滄洲塵俗編·卷三》四庫全書冊 1176，頁 914。
- 註 153 《瀾湖集·卷十九》四庫全書冊 1166，頁 753。
- 註 154 《梅溪後集·卷二》四庫全書冊 1151，頁 318。
- 註 155 《桐山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132，頁 541。
- 註 156 《南湖集·卷八》四庫全書冊 1164，頁 627。
- 註 157 同上，四庫全書冊 1164，頁 628。
- 註 158 《淵山集·卷二》四庫全書冊 1133，頁 846。
- 註 159 《華亭百詠》。此詩題有注云：「即西湖也。今爲放生池。」四庫全書冊 1170，頁 8。
- 註 160 《龍洲集·卷九》四庫全書冊 1172，頁 46。
- 註 161 《梅溪後集·卷五》四庫全書冊 1151，頁 348。

- 註 162 《南湖集·卷九》四庫全書冊 1164，頁 639。
- 註 163 《劍南詩稿·卷五十三》四庫全書冊 1162，頁 772。
- 註 164 《默堂集·卷一》四庫全書冊 1139，頁 304。
- 註 165 《百雨集·卷上》四庫全書冊 1189，頁 467。
- 註 166 《水雲集·卷一》四庫全書冊 1188，頁 260。
- 註 167 《秋聲集·卷一》四庫全書冊 1187，頁 637。
- 註 168 《湖風集·卷九》四庫全書冊 1187，頁 420。
- 註 169 《審中文集·卷二》四庫全書冊 1188，頁 710。
- 註 170 《滯澗集》四庫全書冊 1198，頁 89。
- 註 171 《稼村類稿·卷三十》四庫全書冊 1193，頁 210。
- 註 172 《龜巢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218，頁 63。
- 註 173 《句曲外史異補遺·卷上》四庫全書冊 1216，頁 404。
- 註 174 《桐江續集·卷十》四庫全書冊 1193，頁 332。
- 註 175 同上·卷十八四庫全書冊 1193，頁 443。
- 註 176 《樵雲獨呓·卷二》四庫全書冊 1219，頁 58。
- 註 177 《桐江續集·卷二十三》四庫全書冊 1193，頁 512。
- 註 178 以上四詩分見《桐江續集》的卷二十四、卷二十四、卷十、卷十，四庫全書冊 1193，頁 531、531、332、332。
- 註 179 《麟東類稿·卷十八》四庫全書冊 1194，頁 772。
- 註 180 《滯澗集》四庫全書冊 1198，頁 99。
- 註 181 《樵雲獨呓·卷二》四庫全書冊 1219，頁 58。
- 註 182 《松窗齋集·卷四》四庫全書冊 1196，頁 642。
- 註 183 《鍊鵲中詩集·卷一》四庫全書冊 1202，頁 616。
- 註 184 《歸廬小經》四庫全書冊 1195，頁 601。
- 註 185 《玉峰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214，頁 730。
- 註 186 《滄外詩集·卷九》四庫全書冊 1204，頁 147。
- 註 187 《可閒老人集·卷四》四庫全書冊 1222，頁 605。
- 註 188 《近光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214，頁 538。
- 註 189 分見於《松窗齋集·卷四》四庫全書冊 1196，頁 642、《鶴年詩集·卷二》四庫全書冊 1217，頁 519、《樵雲獨呓·卷二》四庫全書冊 1219，頁 58。
- 註 190 《麟東類稿·卷十八》四庫全書冊 1194，頁 772。

- 註 191 《龜巢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218，頁 63。
- 註 192 《梅江續集·卷十》四庫全書冊 1193，頁 372。
- 註 193 《禮部集·卷八》四庫全書冊 1212，頁 80。
- 註 194 《屏巖小稿》四庫全書冊 1195，頁 618。
- 註 195 《可閒老人集·卷四》四庫全書冊 1222，頁 614。
- 註 196 同上·卷三，四庫全書冊 1222，頁 565。
- 註 197 《梅江續集·卷十》四庫全書冊 1193，頁 332。
- 註 198 《靈外詩集·卷九》四庫全書冊 1204，頁 147。
- 註 199 《龜巢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218，頁 63。
- 註 200 《花谿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221，頁 104。
- 註 201 《蛻庵集·卷三》四庫全書冊 1215，頁 39。
- 註 202 《梅江續集·卷十》四庫全書冊 1193，頁 332。
- 註 203 見《兩宋史研究彙編》聯經，頁 80。

From the Mountain Forest and the
Sounds of Nature, Lake-tour
Entertainment, to Sad Songs Nostalgia--
The Three Sta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n West Lake Chants
in Tong,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Nai-huei Hou**

Abstract

West Lake, the famous nature scenic spot, made its debut as late as from mid-Tong Dynasty, and reached its toured peak in Song dynast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economic core and cultural heart shifted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South-East; furthermore, the southern Song moved her capital to Lin-An. Both made West Lake turned into the flourishing capital, from the so-called remote south-eastern site. In Yuan Dynasty, Hung-chou was still a prospering city. However, due to the was and the perish of Song Dynasty, West Lake became the target of public censure. The changes of cultural position changed West Lake and those who came here a lot. This could be seen from the comparison among the chants and poems about West Lake in Tong,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From the evolution of the sounds and images we've seen, following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time and politic position, the culture got more and more involved in West Lake. The meaning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of West Lake's nature body dissolved gradually into merely one decoration against the time background.

Those who visited West Lake turned to lake-boating-and-touring, from the originally temple-visit, then again turned into circuit activities, entertainments, campaign, and luxurious business. There had been temporarily silent visit at the beginning of Yuan Dynasty, but not very long after, it turned back to be noisy parties and entertainment site again. This turned West Lake, from a clean spiritual nature, into a vulgar city.

The scholar-bureaucrat from mid-Fong and Northern Song always expressed their frustration for being exiled to the remote places along the West Lake. But the scholar-bureaucrat from Southern Song eulogized the piping times of peace. It shows that the changes of the cultural position differed the feelings of touring greatly. The wrestle of the power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politics in the scholar-bureaucrat's mind is quite delicate and interesting.

From the surviving Southern Songians' poems on West Lake we've seen that, during the long-termed evolution of touring culture, the 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nature was focused on the human's thoughts. Also the landscape of the scenic site was combined by the nature and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The scholars' chants and poems from Yuan Dynasty were not involved with personal feelings about their success and failure. Most of them mainly were nostalgia, and reviewed on the nature of time, human lives, and history. Among them, the politic and social meanings controlled by the different race contained.

In general, the stage evolution of the content for chants and poems about West Lake not only showed the West Lake's history itself, but also contained lots of meanings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Keyword: West Lake, Touring, Fong poetry, Song Poetry,
Scholar-bureaucrat, Yuan Poetry.